清儒學術討論集

第一集

陳柱題

陳柱等著

清儒學術討論集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儒學術討論集序

吾國學術莫盛於周末。自秦以後，忽焉就衰。蓋周末爲創作時期，其所著書，雖稱古先王，而實皆各有己意；唯以吾國民族，雅尚經驗，故以古言爲重，非眞復古也。自秦火一炬，書籍出於灰燼之餘，學者唯整理古籍，以復舊觀，已恐日不暇給，烏能創作；大勢所迫，風氣所趨，故漢魏之間，除二三大儒外，唯有訓詁之學而已。至唐繼之，而爲注疏之學，雖詳略不同，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至宋之學者對於古說，始尙懷疑；又以儒學而暗襲釋老，於是乎有性理之學，雖盛稱孔孟，而其學實已非孔孟之眞；故論宋人之學，若以孔孟爲標準，則其訛謬自不可勝言；若以其爲假託孔孟以立說，則其中亦有可以當創作之哲學家而無媿色者：此雖謂之宋代學術之定評，似亦無不可矣。元明繼之，高談性理，而忽棄實學；一掃唐宋之繁蕪，不免流於空疏之陋習。清儒矯之，始則以朱子之格物，非明儒之頓悟；次則以漢學之篤信，攻朱子之懷疑；繼則以客觀之

考證，糾漢儒之謬誤，而考證之學，遂超邁漢唐矣。然此其學僅可謂考古學耳。故就考古學而論，則可以謂之進步，若言文哲政治諸端，則大遜前代；雖不謂之退步，不可也。然此就清中葉以前及多數之學者言之耳；而其中特出之士，如戴東原哲學之近於唯情主義，洪北江哲學之符於天演學說，以及晚清之際，西學東漸，思想解放，學者融會中外，著書立說，雖優劣不同，淺深各異，而比之前代學術，實大放異彩；故有清一代之學術：言古學，則可謂總前代之大成；論思想，則可謂開今後之先河，其於學術史上之位置，不亦重且大哉？近時論清代學術者，莫著於梁啓超之清代學術概論，可謂有統系之著作矣。顧爲書無多，失之太簡。柱不揣固陋，久欲詳爲討論，而多事卒卒，未暇及也。因以平日所論著，益以師友所撰，先集爲是編，命之曰清代學術討論集。將由是繼續努力，且以求海內學者之同情，匡我不逮，則他日集腋成裘，撰成有統系之清代學術史，想亦學者之所樂爲與？心乎愛矣，企予望之！

一　本書所載，唯鄙人所著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洪北江之哲學曾刊於東方雜誌，及唐蔚芝師所著黃玄同先生學案曾刊於茹經堂文集，其餘均未經發表之文。

一　本書所討論，範圍甚廣，凡文哲史地等有關學術者，均在討論之列。

一　吾國古來篇籍浩繁，實非少數人之才力所殫研，以一人或數年之精力，則更無論矣。故吾人今日欲編一部詳細之學術史，實屬最難能之事。欲補此憾，鄙意莫善於集多數之專家，分代討論，庶幾資料既富，編輯較易。故繼此以往，深願尙有漢代學術討論集，宋代學術討論集等出現於世也。

丁卯夏，北流陳　柱識於南京金陵大學暑期學校宿舍中。

清儒學術討論第一集上目錄

姚際恆詩經通論述平（陳柱）……一
戴東原遺札真蹟攷證（陳柱）……二五
趙甌北詩之哲學（陳柱）……六八

清儒學術討論第一集上

北流陳　柱柱尊編

姚際恆詩經通論述平　陳　柱

近閱顧頡剛古史辨，載有胡適詢姚際恆著述書，及顧頡剛答書，知姚氏著述除僞書考外，其餘世皆罕見；卽胡顧二氏，世稱爲博洽者，於姚氏所著，所謂九經通論，亦概未得寓目也。余案上適有姚氏之詩經通論一書，蓋十年前得自門人陶守中者。則余雖未盡得其九經之著作，而得覩此一經，亦可喜矣。姚氏學術之大略，已可見其一斑矣。以其書爲時流所重，而世罕傳本，故略爲論述焉。

詩經通論鐫版於道光丁酉，藏版於鐵琴山館，書首有鄂山蘇廷玉周貽徽三序，又有韓城王寶珊之序，題云新刻詩經通論序。蓋此書卽王氏所刊也。茲先節錄王氏

序文，以見此書之來歷。

余髫齡就外傳，張篠元師以毛詩訓。漸長稍解字義，每讀蓼莪風雨諸章，輒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已，而於他詩雖習讀，而仍無所悟。竊以爲詩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嘉慶癸酉秋，霪雨浹旬，書樓滲漏。重整舊籍，移置於他所。於時得詩經通論十八卷，伏而誦之，如歷異境，如獲奇珍，始悟向者讀詩，但以備取材之路，卽世所謂傳體註大全亦衹訓詁字句，於興觀羣怨，究無當也。先大父文端服官四十年，他無嗜好，獨於書籍搜羅殆遍，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獨有鈔本，意或刊行者偶未之見。洎通籍入詞館，供職餘暇，每於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購以備考訂，而卒不可得；藏書家亦迄無知者，余益什襲珍之。偶於友人聚談時拈一二章說之，聽者欣然，以爲得未曾聞。由是勸余付梓者頗衆。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數年來輶車馳驟，未遑也。今歲試竣，旋錦官，新秋薦爽，居多閒晷，檢行篋出此，悉心讐校，並命子福徵襄其事。兩閱月而輯定無訛。亟付鋟工，以廣其傳。(下略)

末書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季冬上浣，韓城寶珊王篤謹序於四川督學署。考此

書姚氏自序，署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則此書之成，至付梓時，已歷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閱一百三十餘年矣。王氏自序，藏書數十萬卷，此書爲鈔本，當時求印本亦不可得，又不言有周禮通論等；則所謂九經通論者在王氏時，除詩經通論外，餘亦必已甚少傳本；至今恐未必尙在天壤閒矣。書生辛苦著書，成就如此，竟付湮滅，惜哉！惜哉！至其書之價値，則桂林周貽徽之序，論之頗詳。其言曰：

余與寶珊先後入詞館。嗣復同在諫垣。癸巳冬，余外補來蜀。明年，寶珊來視學；公餘過從益密。寶珊通經術，尤善說詩，每出一語，輒非恆解。余謂匡鼎說詩，解人頤，今乃於君見之，毋亦有枕中秘邪？寶珊因言家有姚氏通論藏本，行且付梓，以廣其傳。越日，手一卷見示，余讀之而躍然曰：今而知讀書貴乎能疑，非能疑之貴，貴乎疑而能自析其疑，並能以釋人之疑。卽以關雎章言之，序以爲后妃作，集傳則以爲宮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爲然，並不以集傳爲然，抑豈有所受之邪？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竊有所疑；然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覈

衆說，自成一家，則平日之竊有所疑者，與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又不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啓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啓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夫姚氏豈以排擊爲能哉？天下之理無窮，人心之靈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人之好學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眞善說詩者也。寶珊言姚氏固六義之功臣，諸家之諍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已矣。卽以此言序此書，可乎？余曰：諾。遂錄之。

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貽徽拜序於錦江廨署。

觀此序，則乾嘉之際，漢宋兩派學者篤信師說，正氣勢極盛之際，而三數學者不以學術爭鳴於天下，而心知其非，刊印古籍以獨行其是者，亦未嘗不有其人在也。其云：『夫姚氏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又不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啓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啓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此語可謂深能

道出懷疑學派之客觀之精神，非今日之懷疑者專欲攻擊人，而不許人之評論己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姚氏此書共分十八卷，連卷前一卷，實十九卷。其目錄如次：

詩經通論目錄

卷前

論旨　詩韻譜

卷一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

卷四

鄘　衛
卷五
王　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檜　曹
卷八
豳
卷九
小雅

卷十
小雅
卷十一
小雅
卷十二
小雅
卷十三
大雅
卷十四
大雅
卷十五
大雅
卷十六

周頌

卷十七

周頌

卷十八

魯頌　商頌

茲先錄姚氏自序，以見作書之宗恉。其言曰：

諸經中詩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獨難。曷言乎詩之爲教獨大也？易詩書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一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於詩則異是，詔子曰：學詩乎？又曰：女爲周南召南已乎？詔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平日自論一則曰詩三百。又曰：興於詩，又論關雎之義，又論樂而言關雎，言雅頌，其與門人問答及見於孟子之引，其說詩者且數十而未已焉。謂非夫子於易詩書三者獨重於詩不可也。閒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卽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與書異體，揚雄太玄、王通元經直妄

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爲騷，爲賦，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爲四言，五言七言；唐爲律，以致復旁流爲么麽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於人心，流爲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獨重於詩，豈無故哉？曷言釋詩爲獨難也？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爲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倀倀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教門人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在篇簡，抑本無編簡而口授也。其見於經傳，如所謂詩序者略舉言之：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於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爲美莊姜，清人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於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於國語；若此者，真詩之序也。惜其他不盡然。此必孟子時已亡。說者咸謂孟子釋北山，必有所本。余謂非也。此亦尋繹詩意而得之。不然，胡爲有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訓乎？自東漢衞宏始出詩序，首惟一語本之詩傳，大抵以簡略示古，以渾淪見賅；雖不無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塡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

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嘆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覩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也。惟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閒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於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凜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於衞，且及於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人所切齒而嘆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存

於閭巷遊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於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正王守仁茅坤從而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於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於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至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可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魏攙入，同於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細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於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譚，則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至大歧，埋沒於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仍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真面目悉存，猶愈於漫加粉蠹，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論成因詳述釋詩爲獨難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

觀此序，則姚氏之治學精神可知：

甲、漢人之古序，宋人之集傳，均不尊信；與昔日之主漢非宋，主宋攻漢者異。

乙、姚氏固是一懷疑學者，然尊經維道，不信淫詩之說；與今之懷疑者，破壞一切，喜說淫詩，以爲解放戀愛之前驅者，大異。

又姚氏於僞書考序，不書甲子年月，而顧頡剛古史辨附載顧氏所爲古今僞書考跋則云：『書無序跋，並不記年，姚君行事，他書亦難徵考，觀其引據書說，及錢牧齋顧寧人而止，則是清康雍閒人，』云云。今此序末明書康熙四十四年，則姚氏之確爲康熙時代之人，可以無疑矣。又考余所藏僞書考係自署馥笙者從鮑氏叢書中鈔出，有光緒二年之跋云：『識於江津學署種菜軒。』又云：『丁丑春檄辦尊經書院，同學嗜此書，以不爲單行本爲憾，因開雕以廣其傳，馥笙識於尊經閣東院』云云。此本第一葉乃係姚氏之自序，其文云：

造僞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僞書茲多於世。學者於此，眞僞莫辨，而尙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予輒不自量，以世所傳僞書分經史子

三類考證於後。明宋景濂有諸子辨。予合經史子而辨之。凡今世不傳與瑣細無多者，皆不錄焉。其有前人辨論精確，悉載於前，以見非予之私說云。四部有集，集者別集，人難以僞。古集閒有一二附益僞撰，不足稱數。故不之及。子類中二氏之書亦不及焉。

此序文共一百六十三字，鮑氏叢書本亦有之，而顧跋謂無序跋。夫跋固無矣，寧可謂爲無序邪?以姚文爲今人所重，故附述於此。此非本題，今不多論。請進而評詩經通論之得失。

姚氏此書，雖漢宋並譏，然而反對朱子集傳則尤力，其論旨篇有云：

愚于小序，必辨論其是非；大序頗爲蛇足，不多置辨。宋人不信序，以序實多不滿人意。於是朱仲晦得其自行己說者，著爲集傳。自是人多宗之。是人之遵集傳以序驅之也。集傳思與序異，目鄭衞爲淫詩，不知已犯大不韙。於是近人之不滿傳且十倍於序，仍反而遵序焉。則人之遵序者又以集傳驅之也。此總由惟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從違靡定。苟取二書而深思熟審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見矣。

集傳使人羣加指摘者，自無過淫詩一節，其謂淫詩，今亦無事多辯。夫子曰：鄭聲淫。聲者音調之謂，詩者篇章之謂，迥不相合，世多發明之，意夫人知之矣。且春秋諸大夫燕享，賦詩贈答，多集傳所目爲淫詩者，受者善之，不聞不樂，豈其甘居於淫佚邪？季札觀樂，於鄭衞皆曰：美哉！無一淫字；此皆足證人亦盡知。然余謂第莫若證以夫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如謂淫詩，則思之邪甚矣，曷以此一言蔽之邪？蓋其時閒有淫風，詩人舉其事與其言以爲刺，此正思無邪之確證。何也？淫者邪也。惡而刺之，思無邪矣。今尙以爲淫詩，得無大背聖人之訓乎？乃其作論語集注，因是而妄爲之解，則其罪更大矣。

今有非前人之書，於是自作一書，必其義之勝於彼，乃得。集傳於其不爲淫者，而悉以爲淫，義反大劣於彼，於是使畔而遵序，則爲計亦左矣。況其從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不然，而終不得出其範圍者十之二三。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蓋深刺其隱也。且其所從者，偏取其非，而所違者偏違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論之：集傳止是反序中諸詩爲淫詩一著耳。其他更無勝序處。夫兩書

角立，互有得失，則可並存。今如此，則詩序固當存，集傳直可廢耳

集傳主淫詩之外，其謬戾處，更自不少。愚於其所關義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餘則從略焉。總以其書爲世所共習，寧可獲罪前人，不欲遺誤後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鑒之耳。

其掊擊朱子集傳比序尤甚，於茲可見。今之主張戀愛表情詩者，固必不滿於姚氏之說。然若根本上不承認今之詩三百篇爲孔子所定六經中之詩則已；否則以篤於禮教如此之深之孔子，而謂其選民間男女自由淫蕩表情之詩，以教弟子，且以是爲最要之學焉，則雖至愚者亦知其必不爾也。且鄭聲淫而孔子惡之，恐其亂雅樂；鄭詩淫獨不可亂雅詩乎？而孔子何不惡之也。若謂鄭詩淫，存之可以考其政之得失；則音聲之道與政通，存鄭聲獨不可以考其政之得失乎？而孔子何爲放之也？此姚氏之闢朱氏，其言蓋甚是也。至謂古詩必有序，而後世失之，此論亦有得失。夫古有采詩之官，當其采時，則必詢知其作詩之旨，故國史必當有序。藉令今之詩，決非孔子所刪存，則已；不然，則孔子教弟子誦詩，必不當去其序，使不得爲知人知世之資也。詩既有序，

則雖經秦火，而古序亦必有與書易春秋之類同其不亡者；則毛詩之古序謂必盡出漢儒所撰，恐未盡然也。然而謂中閒必無後人雜入，盡爲古人之舊者，則亦非也。是故今於古序分別論之可耳。姚氏辨其是非，是也；其盡斥之爲固，則非也。

姚氏說詩頗能刪除枝節，如說關雎云：

此詩只是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爲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出大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齊等篇實有文王太姒名也。世多遵序，卽序中又何嘗有之乎？大抵善說詩者，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如可以意會，文王太姒是也。不可以言傳，文王太姒未有實證，則安知非大王大姙，武王邑姜乎？如此方可謂之善說詩矣。

又如衞風木瓜序謂美齊桓公，集傳則謂男女相贈答之辭，而姚氏則云：

以爲朋友相贈答，亦有何不可？何必定是男女邪？

又如鄭風遵大路，序以爲君子去莊公，而集傳以爲淫爲人所棄，而姚氏則云：

夫旣棄之，何爲猶送至大路，使婦人執其袪與手乎？此只是故舊於道左言相

好之辭，今不可考，不得强以事實之。

凡此，雖未可謂能勝舊序，而實勝於集傳則遠矣。然亦有贊成集傳淫詩之說者，如於鄭風將仲子篇云：

小序謂刺莊公，予謂就詩論詩，以意逆志，無論其爲鄭事也，淫詩也，其合者吾從之而已。今按此言鄭事者多不合；以爲淫詩則合。吾安能不從之，而固爲强解，以不合此詩之旨邪？下略

此雖屬淫，然女子爲此婉轉之辭以謝男子，而以父母諸兄及人言爲可畏，大有廉恥，又豈爲淫者哉？

此亦頗可以見其治學之無成見也。至其對於詩韻，亦甚識宋人叶韻之說。其論旨篇云：

詩韻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歸。予謂亦莫不善於宋人矣。吳才老始爲叶韻之說，而集傳奉爲準繩焉。叶韻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蓋其但知有今音，不知有古韻，變音强以求叶而讀之，此古韻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韻，乃於天字爲

鐵因反，以叶人字；將明本同韻，乃於明字爲謨郎反，以叶將字；此不知古韻之本同，而妄爲其說也。夫同爲一韻，奚叶之有？且世無呼天地爲訂地，明德爲盲德者。又既曰叶此叶彼，彼亦宜叶此。今試以『天』字爲主，而改『人』之音以叶之；以『明』字爲主，而改『將』字以叶之，不知『人』『將』二字，又當作何音邪？不可通矣。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遊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說，亦非人可以私智揣摩而自爲其說者。大抵字有其音，音出於口，皆從喉齶舌齒唇分別得之，如今韻之東冬江陽庚靑蒸屬喉，眞文元寒删先屬齶，魚虞歌麻尤蕭肴豪屬舌，支微齊佳灰屬齒，其魚歌麻尤又以舌兼齒，故與支微亦共爲一韻，侵覃咸鹽屬脣。如此之類，凡直呼其音，則自然相叶，不必改音扭捏以爲叶也。若夫叶，則其韻之本不同，始可以叶名。愚今分爲三：一曰本韻，見上。一曰通韻。此以韻之通者而自爲通之也。有入聲與無入聲，自爲通，見後。一曰叶韻。此則其本不相通者也。大抵詩中爲本韻者十之九而有餘；爲通韻者十之一而不足；爲叶韻者尤寥寥無幾。自此而三百篇之韻可以一意貫通，暢然無疑，使古韻昌明於世。其餘紛紛之說，可以廢矣。詳見後詩譜。

今將姚氏詩譜錄之如下：

詩譜

三百篇自爲古韻。今從約法，以今韻該之。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各注於詩句之下。檢者可一覽而辨云。

本韻

平聲凡五部

東冬江陽庚青蒸

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

魚虞歌麻尤蕭肴豪

真文元寒刪先

侵覃鹽咸

上去聲

卽同平聲惟入聲不通

入聲

與去聲通。不與上平上通其無入聲之去聲與有入聲之入聲，見下通論此二聲尤通用。

通韻

東冬江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有入聲者自爲通

支微魚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無入聲者自爲通

叶韻

不相通者偶通之謂之叶。閒有四聲通用者，卽同叶音。

姚氏非宋人叶韻之說，此自明陳第大倡古韻之後，已人盡知之。而自爲說又復有叶韻之言，謂不相通者偶通之，何其謬也？夫韻則韻，不韻則不韻耳；豈可以不韻者而偶與之韻，將使誰識之哉？譬今粵語讀兄如(Hèng)，故與庚韻；而桂林語讀兄如(Soung)，則與東韻在粵人用粵語作粵韻，粵人見之而知，聞之而識；桂林人用桂林語作桂林韻，桂林人見之而知，聞之而識，無害也。若當地方言無此音，而忽改一音，以與某字相叶，誰識之邪？譬如本無讀「兄」如紙者，而我忽改讀紙，以與子叶，他人聞

之，何以識爲兒？見之何以知其當讀如紙邪？姚氏又云：古人取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訛，尤爲暗於事理。夫古今之音，雖有變遷，然今有方音之殊，則知古亦有方音之殊也。韻書起於後世，古之時非有韻書，以令天下之從也；則由其天籟之方音而自作爲韻語，乃必然之事耳，何謂無邦國之殊音哉？吾嘗謂古人各以方音爲韻，其甲乙不同者，在乙自爲同韻，在甲或爲雙聲；非乙以雙聲爲韻也。甲與乙不同，而其所以不同之理，在以雙聲相轉也。言古韻者，每謂古歌麻字當讀入魚模；然吾以爲古之甲地，讀歌麻入魚模者固當有之；而豈知乙地不有竟讀魚模入歌麻者邪？又謂「離」「爲」等字古讀入歌；然又豈知古某一地不讀入支邪？詩邶風北門篇以「爲」與「何」韻，易離卦以「離」與「歌」韻，此固似可謂謂「爲」「離」入歌韻矣；然老子第三章以「爲」與「知」韻，第十章以「離」「兒」「疵」「爲」「雌」「知」等爲一韻；然必若以「離」「爲」入歌韻，則「兒」「雌」「疵」「知」亦均入歌韻矣。豈古人無支韻之音乎？由是通之，則雖謂古人止一韻之音，將無不可也。有是理乎？吾嘗聞廣東靈山人讀魚爲疑，此與賈誼服賦以「魚」韻「疑」

同；然不聞其讀今魚韻之字盡入支韻也。吾嘗聞江蘇常熟人讀『魚』爲『衙，』(麻韻)此與『衙』字从吾聲而轉入今音麻韻同；然未嘗聞其讀魚韻之字盡入麻也。吾嘗聞湖南長沙人讀風爲『分，』然不聞其讀風韻之字盡入文韻也。吾嘗聞浙江慈溪人讀『風』爲『凡，』(今咸韻)然不聞其讀『風』韻之字盡入『咸』韻也。然則倘有人焉，據靈山之魚，而謂靈山人以『魚』『支』二韻相通；聞常熟人之『魚，』而謂常熟人以『魚』『麻』二韻相通；聞長沙人之『風，』而謂長沙人以文東二韻相通；聞慈溪人之『風，』而謂慈溪人以咸東二韻相通，可乎？世之言古韻者，以某韻與某韻合爲一韻，何以異此？且後人研究今韻者，若不知方音之殊，則以靈山人之『魚』與常熟人之『魚』混而論之，謂魚支麻三韻，今音本爲一韻；以長沙人之『風』與慈溪人之『風』合而論之，而謂東文凡三韻，今音本爲一韻；可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又倘今不親聞常熟人讀魚入『麻』韻，若但觀其詩，以魚衙爲韻，亦可謂常熟人讀『衙』入魚韻乎？不親聞慈溪人讀『風』入咸韻，若但見其詩，以風凡爲韻，亦可謂慈溪人讀『凡』入東韻乎？今人言古韻，見今甲韻之字有與乙韻爲韻者，

遂必謂甲字古讀入乙韻，何以異此？此皆言古韻分部者膠執不通之說也。惜乎姚氏善於疑古，而見不及此，竟有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亦無邦土殊音之謬說也。

姚氏書於名物訓詁，亦爲所略，其論旨篇云：

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予謂人多錯解聖言，聖人第教人識其名耳。苟因是必欲爲之多方穿鑿以求其解，則失矣。如雎鳩識其爲鳥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鷙而有別，以附會於淑女君子之義。如喬木，識其爲高木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上疏而無枝，以附會於不可休息之義。如此之類，陳言習語，鑿論妄談，吾覽輒而厭之鄙之。是欲識草木鳥獸之名，反致昧草木鳥獸之實者有之；且或因而誤及詩旨者有之；若此者，非惟吾不暇，亦不敢爲也。

又其書頗重圈評，其論旨篇云：

詩何以必圈評，得無類月峯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余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旨亦可知。

夫圈評古籍，昔人所斥爲明人陋習，而今人所目爲腐敗者也。吾以爲陋與腐在

乎其人之學而已。不然，評語者乃批評家所有事；圈點者，評語之符號而已。又豈可盡非邪？

要而論之：姚氏此書，對作詩之旨，頗有新解；而於考據訓詁，則非其長。故就其善者觀之，可云斬除枝葉，力去陳言；而就其短處觀之，亦可謂根柢淺薄，多類浮夸。質諸學者，於意云何！

（丁卯一月）

戴東原遺札眞蹟攷證

余講學於錫山國學館之五年，門人無錫安生鍾祥出示其家藏戴東原先生墨札一册，並附段懋堂孔葒谷兩先生及東原子中立墨札，共三通，皆字蹟完好，有關學術之作。且於戴氏一家之學所系尤鉅，洵人間之至寶也。今特迻錄，略爲論述如左，並以眞蹟景印於後，以便參考云爾。

第一札

此札蓋附注於段玉裁札內，今照原式錄之如左：

丙戌 水經一本 裁已抄完乞

將校定全書幷 裁所上全部付來手 金五先生所書夏小正正文亦祈

發來專此並請

鈞安餘不悉 裁謹稟 弟挍本數日前爲姚六哥 鼐 取去餘俱奉上

尊謙不敢當幷繳

蓋謹稟以上爲段氏書，弟挍本以下爲戴氏語也。

第二札

丙戌水經注塵缺第二十六卷今將吳刻一本併原書一本作款式又唐宋文一册附上

此蓋附札也。

第三札

丙戌來水經注九本已收此寔舊本弟處校本係江西劉內翰暨　汪明兄分借去未還其原善原衆等亦在　汪公處俱俟改日呈上賤體已復舊再者上年承

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來札奉繳不宣

喬林大哥

內城尚未來邀

震頓首

此蓋覆段氏還水經之札也。考段玉裁編東原年譜，三十年（乾隆）乙酉四十三歲條云：『是年秋八月定水經一卷。（中略）玉裁按此水經一卷今未箸錄。然別經於注，令經注不相亂，此卷最爲明晳。後召入四庫館纂修此書，綱領不外乎是，特於討論加詳耳。玉裁昔年寫得此本，并自記一篇，固當鐫贈同志。』蓋借鈔水經至是始歸還之也。又年譜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條云：『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始玉裁癸未請業於先生，既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之，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之，復於札內辭之。』蓋卽指第一札『尊謙不敢當並繳』之語也。又云：『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勿勿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人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此卽第三札之文也。惟段氏改匆匆爲勿勿，來札奉繳

上加今將二字耳。札末稱喬林大哥，予嘗疑喬林卽段氏別號，以其與懋堂義頗相應也。友人陳鐘凡、葉長靑均未敢信，陳葉教授金陵大學，時懋堂裔孫景祿適肄業金陵，陳葉二君質之景祿，亦云無喬林之號。今据年譜所載文字相同如此，則喬林之爲懋堂殆無可疑者矣。每札上記有干支，蓋段氏所記，詳下札。以上三札均無日月可考。

第四札

己丑 前一日到卽留署內暫停聞本意原欲以省城醫院往招後因都中有信言與汪明之兄同寓恐偕行而來故轉請 鄭公今已遣人去不得不待回音也附上書一册抄畢望卽寄下 龔老先生處祈叱謝昨言有樂平孟縣平定州地圖得轉懇抄 示爲感

震拾紙 五月廿九

時同至山西予在壽陽先生在朱文正藩府

此札不書段氏款。然考之年譜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七歲條云：「入都會試不

第。（中略）是年夏，先生與朱文正公善，文正時爲山西布政司使，先生偕玉裁往，玉裁主講壽陽書院，先生客文正署中。』與此札末角所記『時同至山西予在壽陽，先生在朱文正藩署』語正相合。尤可證每札上下角所書干支等均段氏手筆也。

第五札

己丑前月得

手札並 龔老先生翰以志書屬參末議前因可商書多存毋訾成器之意欲姑置之蓋一動則直另爲一書也頃因 道臺有筆墨事見屬日內可脫稿矣當卽應 龔老先生命縣境圖最緊要須用方格每方幾里方嚮里數必大致可稽一注明山名水名一注明村莊之名恐太繁碎同樣繪二圖分注之曰縣境山川圖曰縣屬村鎭圖至若志之俗體湊合八體八景十境繪圖卷首近來名手頗有知爲陋習宜刪去者星野之載步天歌及星圖均屬陋習又如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語近來亦有刪去不用者矣村鎭必分八到（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

注明距縣治里數（不必注在某都）鋪驛則注明某鋪至某鋪某驛至某驛兩頭遞交里數使考古知今藉此爲據又壽陽縣北境有後漢廣牧城及後魏神武郡治（縣北三十里）尚有遺跡可訪查否宋靖康元年种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所襲迴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戰死則石坑地見於正史亦當載殺熊嶺相傳在壽陽西六十里接榆次界今屬境內否上數事似不可缺望查核以補舊志之疎僕館事因南使未還故仍靜待水經一本　藩臺欲抄便中速寄圖一繳

附候

邇祉不宣　震頓首

龔老先生未另札希代候

七月十四日（在朱文正處發）

此札關係於圖志之學，最爲重要。予嘗謂每州縣志均有八景十景等稱，最爲鄙陋，不圖竟與先生暗合也。此札年譜未言及，然考三十五年庚寅四十八歲條云：「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龔君方修壽陽志，請先生點竄，先生

因爲辨正晉隋唐史壽受二字之譌亂，并爲審定目錄。今手稿猶在玉裁處，皆端楷也。』蓋札中所稱龔老先生以志書屬參末議，卽年譜之龔君，此札與辨正之文，前後兩年事耳。今手札猶存，而辨正之稟，未審尚在天壤否耳。

第六札

己丑兩得　叚兄未另具札外韻書數頁卽送勿遺失其還期何如所得地方卽寄知乃妙

父親手信似頗記念愚擬明夏南旋看來府志畢後汾陽縣亦卽留修縣志則行期又未能確當謀　老弟先歸以慰老人之望也前寄　叚兄銀信已查明原封寄解餉官致　朱四先生處矣收到卽寄一回音　侍先生晤時代候所言館事極難藩道二署尚坐數人候館也鍾兄事稍不老辣便成幻餅　任兄就中翰仍在都否此處來修僅送來百金卽寄　叚兄之項外薪水卻有餘前月買大毛袍套并皮褥去銀三十餘金故目前係借書院掌教路兄銀用正月乃得寄家信今歲上半年家中甚欠缺下半年則有餘無慮也

十二月初七兄字

此札封面書云：『內信懇附府報轉致王祥福斜街浙江塘務局舍弟漁卿收，戴震拜浼。』封背書云：『十二月初七汾州府志館寄。』考年譜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七歲條云：『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是年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與此札所言合。惟不知何以亦入段氏手。或謂段卽段字之譌；或謂東原大儒，恐無此巨謬。意者東原沒後，懋堂編年譜故罔羅其遺札以備考，故萃於是耳。余以附注段兄言及韻書事，知段兄卽段兄。蓋東原以段爲段，猶史記老子列傳之段干或作段干也。又考年譜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九歲條云：『是年會試不第，後修汾陽縣志。』則此札所云看來府志畢後，汾陽縣亦卽留修縣志，其言諭矣。

第七札

去夏一晤倉遽卽別時時懷想無由識境況何似及今秋之仲入都門急訪見令親龔老先生詢得一切又接手札知

起居綏和諸凡妥善乃甚快慰　僕此行不可謂非幸邀然兩年無分文以給旦夕饔得自由尙內顧不暇今益以在都費用不知何以堪之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足寶貴也茲家兄次琬以縣丞挑到促之就道倘有緩急唏

推情爲移挪並事事祈指示其人朴實少文於醫頗通曉穩當順候

邇祉馳溯不旣　震頓首上

懋堂賢弟執事

大著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韻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然執管欲作序者屢而苦於心不精姑俟稍安閒爲之目近極繁擾也往年之項如便望寄　僕今暫寓紀公處出月初五移寓素人兄處又及

十月卅日燈下　癸巳奉召在都

考年譜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一歲條云：『是年先生主講金華書院，上開四庫

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薦先生於上。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特召，曠典也。奉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師。』蓋此札正到官後作也。又考年譜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二歲條云：『是年十月三十日與玉裁書蜀中云：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諄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可貴也。』即節錄此札而改足寶二字爲可貴。月日悉合，惟札注癸巳而年譜列在甲午，相差一年。据札文今猶以在都云云，又數月來云云，則似以札所記癸巳爲塙。蓋八月至都，十月三十日作札，故稱數月，若翌年十月，則當稱年來矣。札末附啓，段氏曾載入六書音均表內，茲將音均表所載列后：

大箸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淸眞蒸三韻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然執管欲作序者屢而苦於心不精，姑俟安閒爲之，目近極繁擾也。癸巳十月三十日震頓首

是段氏逕錄入音均表時亦作癸巳，不知何故，獨於年譜列入甲午也。以精審如段氏，爲其師作年譜，並有眞跡可据，而差謬猶如此，則知史家年月，其不足甚据

也審矣。吾又於是知今人之對於古書，覺其年代之稍有矛盾，遂深相非難者之不
可以不愼也。

第八札

丙申在都 春間有札詳論韻之分合以入聲爲樞紐幷聲韻考一本託
龔公轉寄因
大著尚有當酌處或更參定俟覆書到撰序條幾一載而僕自三月初獲足疾至
今不能行動以纂修未畢仍在寓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與人交接
秋末着人向龔公處問吾
友近署理地方亦未得確信僕於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園范宅在海岱門之西前
門之東更遠人迹金川平後何以不獲吾
友一信懸念之至茲舍姪南屏名朝恩者卽戊子年補浙省提塘在京今選川省
遠道挈眷又係初到一切務求
指示倘到時缺乏兼祈代爲通挪必不有負順候

邇祉不既上

外寄經典釋文一套計十本水經注全部計十四册并六書音均表原稟一本祈檢收又天圖二十張

若膺賢弟足下

友人戴震頓首十一月二十二日燈下

考年譜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五歲條云：『丁酉五月二十七日晡時先生卒，時先生寓崇文門西范氏穎園。中略蓋先生丙申冬與余書云：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事未畢，仍在寓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蓋先生用心過勞，至於痿躄，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卽刪節此札之文也。又年譜云：『丙申之春，作書與玉裁論韻長六千字』此札現已載東原集卷四，而手蹟不次於此，不知尚存否，至可珍惜也。

第九札

丁酉在部　新正接到上年八月

手論並六書音均表三部銀四十兩謝謝知仍署富順政事餘暇無他嗜好孜孜於古遺經及小學誠盛心盛事也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

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卅餘年灼然知古今之源在是孟子闢楊墨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詰告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兩稱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皆承生於其心害於事害於政夫仁義何以禍斯民觀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極矣古人曰理解者卽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間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絜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曰所不欲曰所惡指人之常情不堪受者耳以己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對齊王好貨好色曰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卽理也後儒以理欲相對實雜老氏無欲之說其視理欲也僅僅爲邪正之別其言存理也又僅僅爲敬肆之別不知必敬必正而理猶未得其言人欲所蔽僅僅以爲無欲則無蔽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能視之猶己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信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爲欲在君子皆成懿德使去欲而

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皆非也況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乃蔽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深者有蔽之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問其人曰聖矣乎必不敢任而譏其失理必怒於心是盡人不知己蔽也昔人異於今人一啓口而曰理似今人勝昔人吾謂昔人之勝今人正在此蓋昔斥之爲意見今人以不出於私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聊舉一字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出戶又自目力大損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月間乞假南旋就醫覬一書院糊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整其從前所訂於字學經學者四庫全書例於現在人撰述不錄僕之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已年江南巡撫曾取以（此處字壞缺）進館中依例去之今大著亦不得抄入前歲十月寄謝姓信閏十月又一信皆收到有寫本音均表兩部此兩信內言七月寄吳廷芳銀信其人與信皆未見及問之投捐者云仍分發川省矣上年春作札詳論韻事寄龔公處幷寄聲韻考一本此信竟浮沉今將

存稿者附寄餘所言不復記憶矣此時以大著未刻有所商處今旣刻成應撰序玆兼寄上又上年冬舍姪朝恩赴川省守備任寄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天圖兩張音均表原底一本想春夏之間乃得到刻圜記考工記圖皆未有其九章算經俟令人抄出並俟後寄順候

邇祉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友生戴震頓首 正月十四日

此札所言最爲精要，可視爲東原喆學之結晶品縮景片也。段氏說文解字注於理字注引：『戴先生孟子字義疏證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屑其分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鄭注樂記曰：理者分也，許叔重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者也。』此札云：『古人曰理解者，卽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子貢問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矣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絜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曰所不欲，曰所惡，指人之常情不堪受者耳。以己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對齊王好貨好色，曰：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卽理也。』此文與段氏說文注所引正足相發。年譜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五歲條云：『先生正月丁酉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言語，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卽尋其腠理而析之也。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卽節錄此札之文也。

第十札

丁酉去冬寄提標中營舍姪處書今年二（二字缺壞，如一然上有一點可認，又下一札云其人今春二月二十日由杭動身，知爲二字無疑也）月廿日始自杭赴任想亦送到矣茲有信希轉寄僕足疾已踰一

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俟居定當開明以

便音問相通吾

兄尙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難與俗諧然君子斷乎主於中者先求不失己有急退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致五經算術一部其九章算術尙未印出順候

邇祉馳溯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震頓首　四月廿四日

考年譜丁酉條云：『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與玉裁云：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秋初乞假南旋。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正節錄此札之文也。又段氏作戴東原集序云：『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當卽指此札。

第十一札

丁酉前月廿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强起作札乙未年通判吳廷芳之信並未見上年春曾寄一書論韻兼有廣東所刻聲韻考一本係　龔公寄　于老師門上失之徐錦堂兄來所寄俱收明其人甚詳密常相見正月屬寄一札六書音均表序一篇又錄前論韻書一篇日前其人仍到川亦附有札而上年冬舍姪朝恩赴提標中營任寄天圖三張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六書音均表原藁一本其人今春二月廿日由杭動身已上三信想近日皆到矣僕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前信已及之吾友所爲不苟加以剛直六年不補固有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自立於無過之地然求全之毀仍不能免是以內剛外柔謹愼謙遜以與爲委蛇可耳僕歸後老親七十有八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大抵坐定後乃可書信往來順候

近祺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友人戴震頓首　五月二十一日

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

考年譜丁酉條云：『丁酉五月二十七日晡時，先生卒。』然則此札距東原卒時蓋五六日耳。字跡端健，尙毫無疾態也。年譜又云『丁酉五月與予書，言去年曾寄一書論韻，係龔公敬身寄于老師（文襄）門上失之。』卽此札第二三兩行所云也。又云：『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與玉裁云：「前月二十六日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强起作札。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老親七十有八（謂封文林公）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沅）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烏呼，孰謂此卽先生與玉裁永訣之書也哉？』卽從茲札節出，讀段氏之書，則茲札彌足珍貴矣。

以上共十一札，除第一札係附注於段札及第二札係附札外，共九札。其關係學術之大，讀者自能知之，茲不復贅言。繼此則有孔繼涵及東原子中立與段氏書各一通，錄之於下

孔繼涵札

兄與東原論韻最深特相寄者欲丐一序自言之詳諦爾手迹方新其人已故
緘書珍重黯然同之望得暇命筆多方郵
惠恐有浮沈聲類表與原象大學補注諸書現付梓人餘未刻當次第剞劂諸凡
未到祈
賜教言聲類表刻就當在龔吳兩內翰周編修（名永年歷城人庚辰同年）三處留一二册呈
閱如　賜回書亦在周兄或吳編修（諱昌）處以弟寓內城僻巷頗費尋覓吾
兄官況清卓著述富益前九日在東原信中審之也餘容續上損鑒
丁酉夏五月三十日孔繼涵載拜謹空

戴中立札

迢遙雲樹晤語無從企仰
芳規彌深依結今閱誦
手函欣知

先生署巫山正欲趨候幷賀賀也弟於今春底舍 先君靈柩尙未得好地今 暫
厝 祖塋之旁俟覓好地而葬前聞 先君言知
先生好刊古書湛深經術考據精於韻學辨古音者希有之弟久欲特往成都玆因
去年得失血症至今未愈今承
尊署來役又深蒙
厚惠已收領特修寸函申此字缺壞然尙可認謝啓者 先君誌銘弟聞大理寺正卿
王大人名昶字蘭泉老伯已修成尙未寄與弟而行述洪北學政洪素人老伯
之令弟就成亦未刊刻藁本寄上奉送而 先君所辦永樂大典散篇如水經
注四十卷儀禮識誤三卷中庸講義四卷五經算術二卷海島算經六卷九章
算術十卷五曹算經五卷夏侯陽算經三卷孫子算經三卷周髀算經三卷項
氏家說十二卷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方言十三卷大戴禮記十三
卷計官書十五種俱武英殿刊刻弟尙未得數種 先君已撰遺書二十三種
如毛詩考正四卷詩補注一卷即二南尙書義考二卷考工記圖二卷儀禮考正一卷
爾雅文考十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駁宋儒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孔公將刻

大學補注一卷 中庸補注一卷未成 原象一卷 策算一卷 迎日推策記一卷 句股割圜記三卷 歷問二卷 古歷考二卷 水地記不計卷 直隸河渠書不計 屈原賦二卷 古文時文集計六卷俱孔公處 此數種現在 孔葒谷親翁處抄尚未繳還弟今所以不及寄上而聲類考卽廣西桂林府同知 李公係山東周諱永年同年四庫館修書翰林之親家也先寄過二部奉送俱寄失落今弟亦無底本其板上年已送弟而出京時未寄到京弟轉送孔公處收(今已索數部後再寄)今未知可在山東曲阜亦因路途不便往來書信難通 孔公所攜刻者計六種(毛鄭詩考正一本 詩經補注一本 聲類表一本 原善一本 原象一本 算術一本)今寄上希查收又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幷方言底本查收(此書不可失要緊)惟

先生可將方言攜刻更妙此書 先君精神費盡而此書上年五月間就成卽得病歸陰矣校定儀禮集釋武英殿刻本弟未得見而底 孔公書尚有校定大戴禮弟亦無而底本係繳館今有不全者不敢寄又句股割圜記俟明春刷印再寄重訂者在 孔公處其地輿圖弟明春影摹一張再寄再者 孔公舊冬卽告

假養親刊刻古籍博古之人也今弟欲移遷南京俟金殿撰回籍相商闞不居
徽州而至本家至與夫俱爲小人之人也（此句夫字下原塗去二字）先君平素不睦欲遷
南京亦爲此不能作久居也明春弟往蘇揚一行以爲殯葬之計卽特往川及
書籍未刻者俱帶致
尊署請安今肅數字并候
近祺不一一上
若膺世臺先生侍右

愚世弟戴中立叩首

家祖今春得半身不遂之症此症乃難治之症也家母藉庇平安弟聘定事俟
明年秋間服滿之後再作繼續也
恭請
令尊老伯老大人萬福金安（不另贅稟）

中立之札，雖頗傷不文。然於東原著述關係綦重。知孔廣森儀鄭堂集戴氏遺書總序云：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而中立札則云尙書義考二卷；孔序云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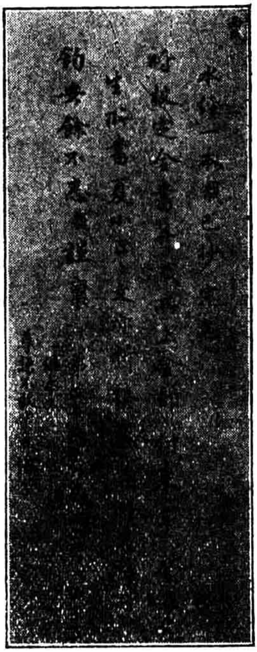
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一卷，而中立札則云：詩補注，卽二南一卷；孔序又云：爲儀禮正誤一卷，而中立札則云儀禮考正一卷，與段氏東原年譜云：有儀禮考正一卷名同；孔序云：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而中立札則云原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段氏年譜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爲一册；孔序云：爲屈原賦注四卷，而中立札云：屈原賦二卷；孔序云：曆問二卷，而中立札亦云曆問二卷，與孔同，而段氏年譜則云曆問一卷，與兩家異，孔序云：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未言中庸未成，而中立札云：中庸補注一卷，未成，與年譜云：中庸補正一卷注云未成至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而止合。孔序云：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篇，而中立札則云：水地記不計卷，直隸河渠書不計，年譜云：此書刻於孔戶部祇一卷，而洪舍人行狀則曰：未成書水地記七册，蓋所屬草稿尚不止此，紅谷取其可讀者爲一卷，刻之，其叢殘者則姑置之。凡此皆足考東原所著書卷帙之異同也。中立札又云：古文時文集（計六卷俱孔公處）而年譜亦云：『經義十八首，吳江任上舍（兆麟）所抄贈也。此雖先生餘事，然名家未有能過之者。江明經（沅）受而讀之，以爲得未曾有。姚

刑部姬傳與秦小峴書言歸震川集當附刻經義，余謂如震川及先生經義皆當附於文集也。』今戴氏遺書東原集內已無東原時文矣。

今距東原歿後一百五十餘年，東原此等書札真蹟乃始將顯於世，可藉以訂正一切。而前又得段氏札爲之冠，後得莊谷中立札爲之殿。前者可當戴札之緒論，後者可當戴札之結論也。豈非翰墨巧合之事，學囿之佳話書林之至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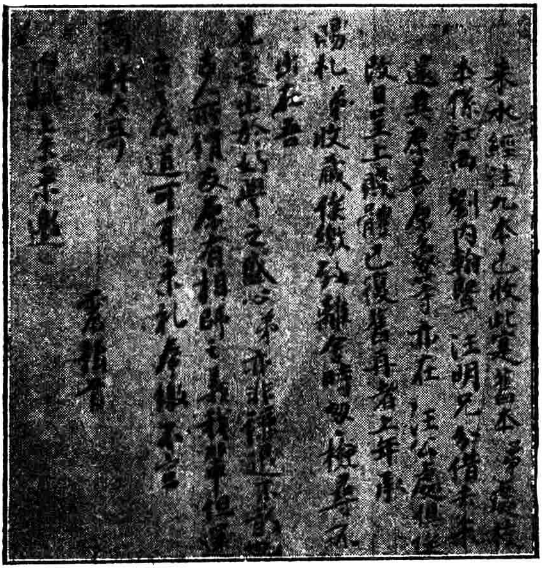
附各札真蹟

（丙寅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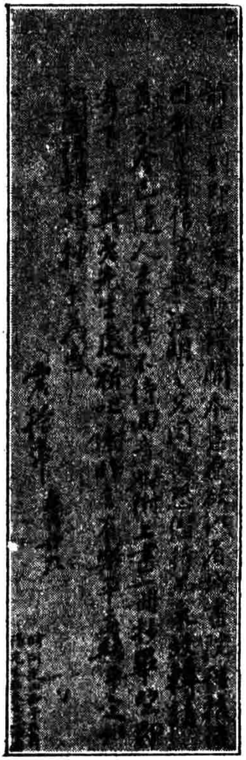


第一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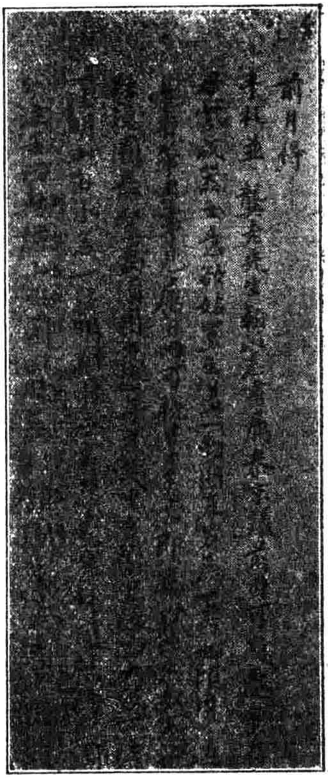
第二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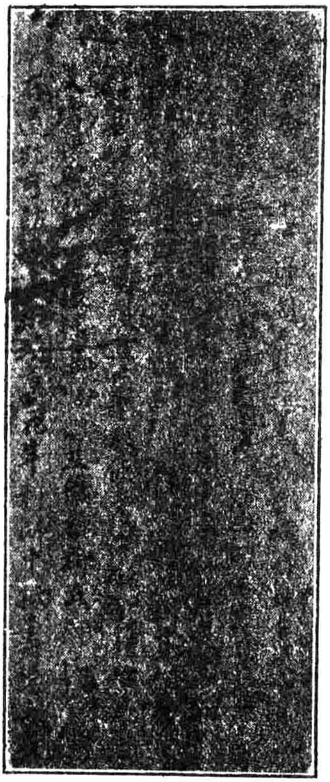
第三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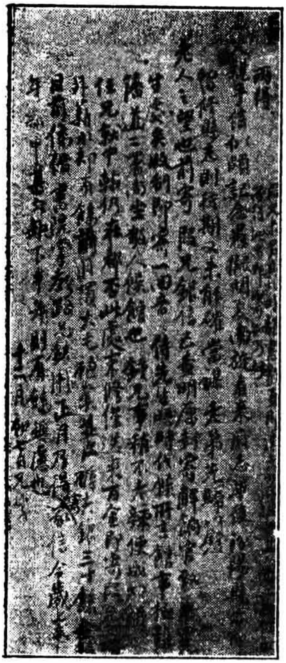
第四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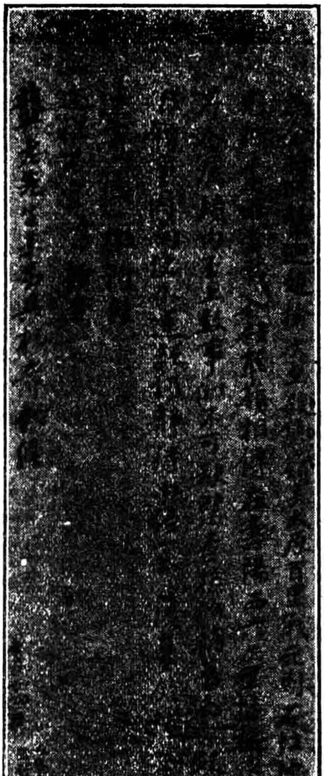
第五札 (一)



第五札 (二)



第六札



第五札（三）

十月初七日汾州府志館寄

内信懇附

[illegible]

去夏一晤倉遽即別，時時懷想，無由[illegible]

及今秋之仲入都門，急訪見 令親[illegible]

得一切又接

手札知

起居綏和諸凡安善，乃甚快慰。惟此行不可謂非幸

遇，然兩年中無分文以給旦夕，兼得自由尚內顧

家眷，今茲以在都費用不知何以壞之數月來纂

次永樂大典內散篇，于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

集釋，于算經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

種算經，皆久佚而存于是者，足爲藝林[illegible]

琥以縣丞挑對，以復之就道，倘有緣急歸，

推情爲移挪，併事事祈

指示。其人朴實少文，於醫頗通，既穩當順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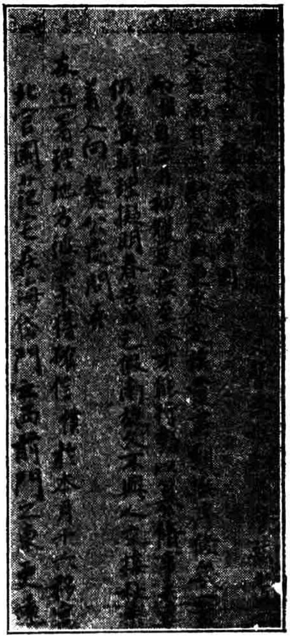
述祉馳溯，不既。震頓首上

懋堂賢弟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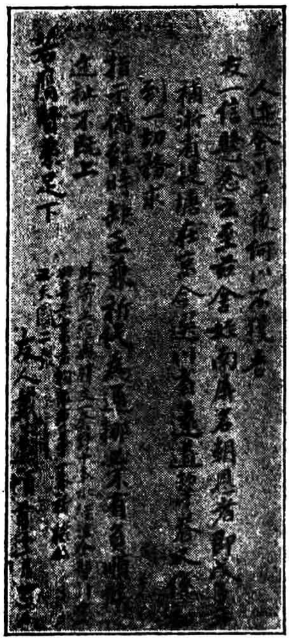
大者辨別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眞蒸三類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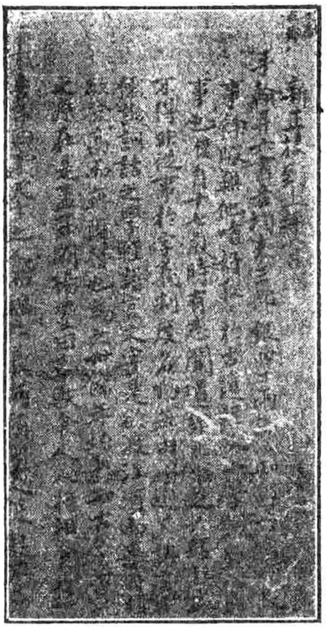
十月廿[illegible]

第七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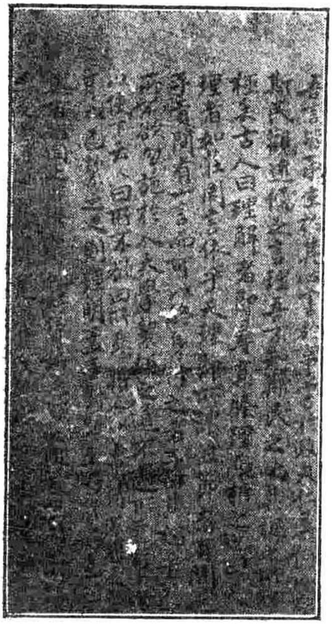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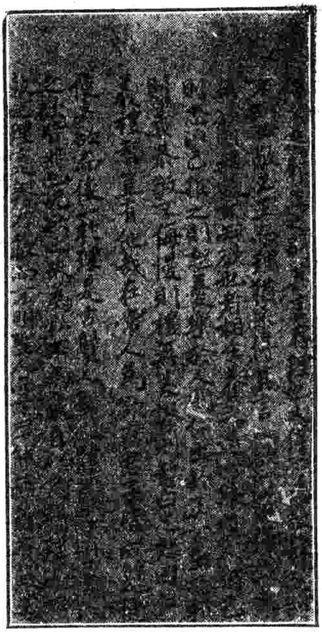
第八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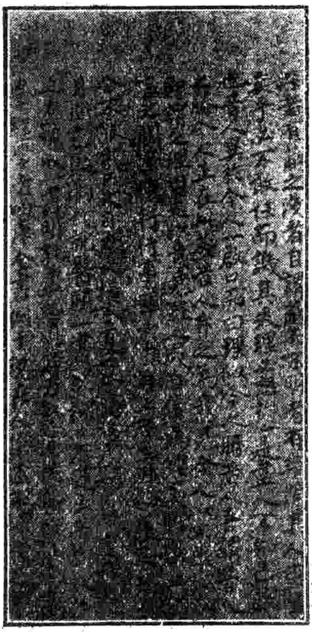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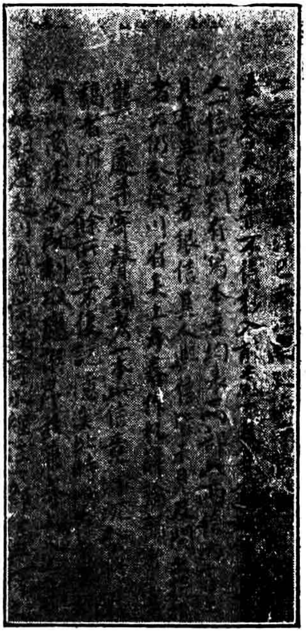
第九札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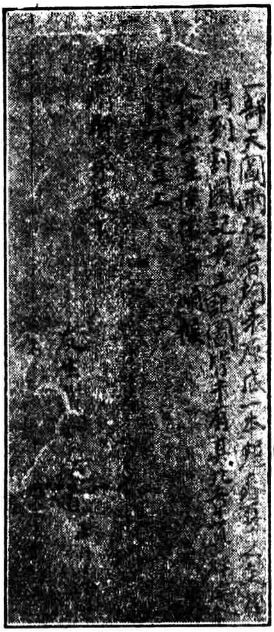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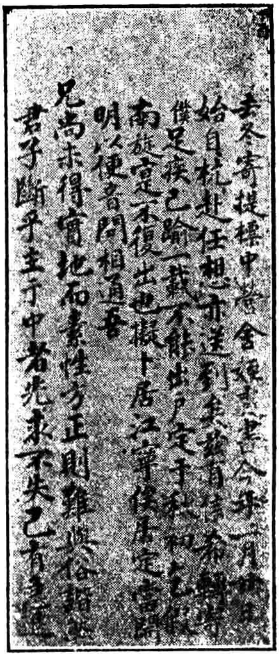


第九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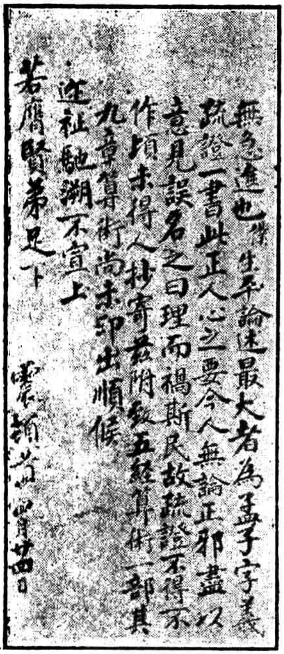


第九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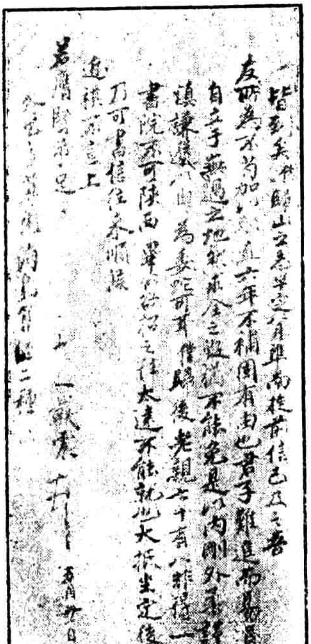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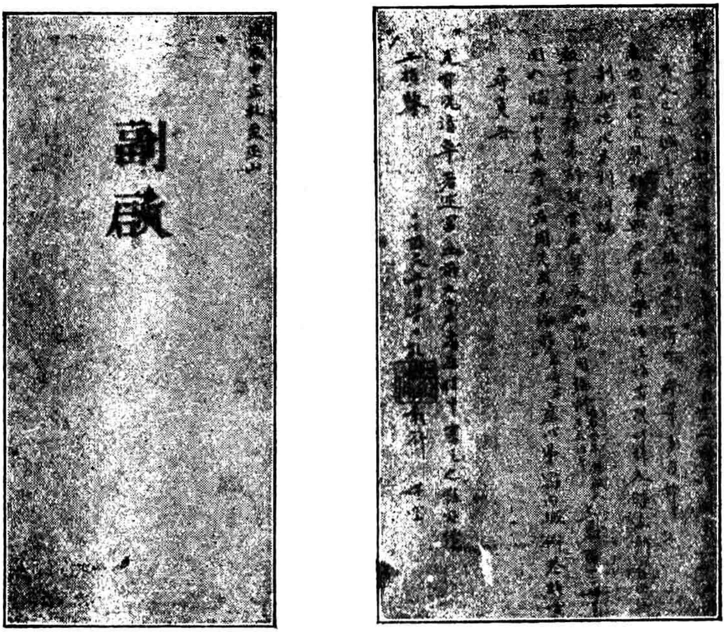

去冬寄提標中卷舍親[illegible]書今年一月[illegible]
始自杭赴任想亦達到矣茲有[illegible]
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
南旋定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僕居定當詳
明以便音問相通吾
兄尚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雖與俗諧
君子斷乎主于中者先求不失己有志[illegible]

第十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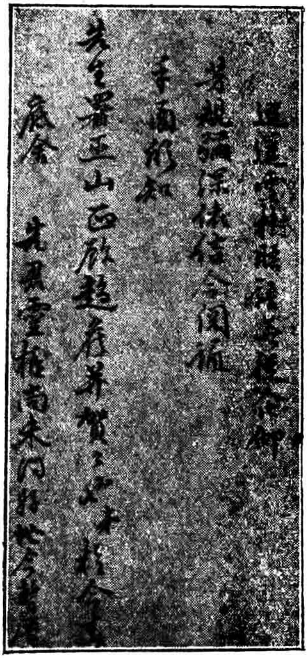

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
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
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
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致五經算術一部其
九章算術尚未印出順候
近祉馳溯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震頓首　四月廿四日

第十一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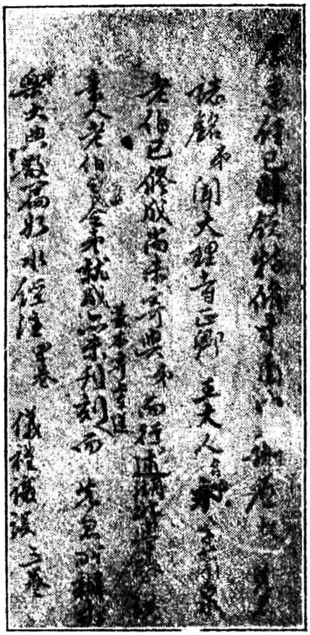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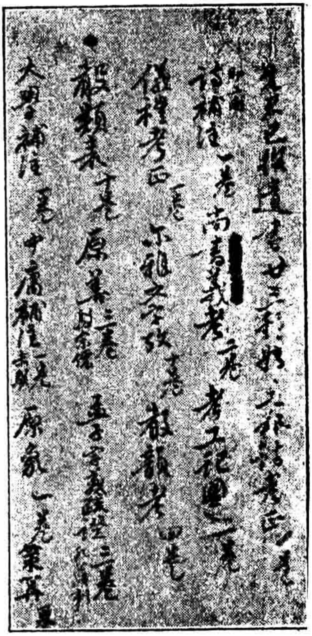
孔繼涵札



戴中立札（一）



戴中立札(二)



戴中立札(三)

戴中立札　(四)

戴中立札（五）

戴中立札（六）

余承唐蔚芝師之命講學錫山國學館之五年門人安生鍾祥出示家藏戴東原先生墨札一冊並附段懋堂札孔[illegible]兩先生及東原子中立墨札十數頁皆手蹟完好有關學術之作且於戴氏一家之學術系尤鉅洵人間之至寶也丙寅春北流陳柱拜觀

丙寅六月侯官陳衍觀

各家題跋

趙甌北詩之哲學

陳　柱

緒言

趙甌北江蘇陽湖人，名翼，字耘松，或書作雲菘，甌北其號也。乾隆進士，殿試第三，授編修，其事略則蔣士銓所作甌北集序言之甚簡而明，茲節錄如下：

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君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入翰林，名益爆丐詩文者戶屨恆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其意而去。然君瘠而木强，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杜門一編，翛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既而出守鎮安，調廣州擢貴西道，所至絕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間嘗奉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參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中，帷幄措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事罣吏議，天子稔君才，特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白之養，今且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出處，蓋庶幾

不愧爲完人

甌北壽年八十有八，著有二十二史劄記，武功記，盛陔餘叢考，甌北詩集，簷曝雜記，十家詩話等。二十二史劄記爲近日學者崇尙，梁啓超云：『學者讀正史之前，吾勸其一瀏覽此書，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書深得比事之訣；每一個題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學者能用其法以讀史，便可養成著述能力。』陳鐘凡云：『此書於校勘文字之外，並應用歸納法，爲綜合之硏究，實治史者唯一之法門。』其書爲今世時流所重如此。至其詩則今人罕有道及者，蓋近二十年來學者一反桐城古文派之流弊，好尙考據學，而於詩則方崇尙新體無韻詩，故其取舍如是也。

甌北之詩，當時與袁枚蔣士銓齊名，而自居第三。袁枚序甌北集云：『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菘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採花辛己，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也。』則其推服袁蔣可知。然吾觀甌北之詩，如袁枚所謂『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沈鷙，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鬭靡，讀者游心駭目，磙磙然不可見町畦』者，

斯固其筆墨之奇，詩之餘事耳。若其思想之高超，實頗足以獨步千古，非尋常詩家所能及也。蓋其詩中瀰滿哲學思想，非如尋常詩人之僅僅傷時憂世，悲貧悼賤者而已也。昔杜甫之詩，憂世憂民，敷陳時事，世稱爲詩史，若甌北之詩，發揮哲學，可不謂爲詩哲邪？今特爲表而出之。

哲學

宇宙說　在古代科學未發明之世，多以天爲天神境界，其上亦有宮殿樓臺，一如人之居於地上者，故以天若覆盆，（見論衡）天有九重之論，（見楚辭）時見於古代之思想界文學界中。然甌北則打破此等迷信者也。其古詩十九首之第一首云：

人日住在天，但知住在地。天者積氣成，離地便是氣。氣在斯天在，豈有高下異？試觀露上草，蓬勃暢生意，有屋以隔之，不毛便如薙。乃知地與天，相距不寸許，人生足以上，卽天所涵被。譬如魚在水，何處非水味？世惟視天遠，所以肆無忌。

此言氣卽是天，人足以上卽是氣，故足以上亦卽是天，則是人本時時在天中，如魚在水中也，何須再求升天爲乎？

或謂此詩末二句云：「人惟視天遠，所以肆無忌，」則甌北固亦信天能賞罰人也。予謂不然，甌北蓋譬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中，人而自亂其天，如魚自擾其水，水可禍魚，天亦禍人耳。水之能禍魚而非神，則天之能禍人，豈得謂神乎？甌北蓋謂人之禍福，均由自作，天固無與焉者。其雜題第七首及第八首云：

天既欲平治，當盡生善人。乃人有生後，權不操鴻鈞，各逞所欲爲，縱欲喪其真。迨乎流毒甚，天亦鬱怒頻，兵疫以殺之。夫豈天不仁？其如被殺者，又多蚩蚩民；機智能自衛，輒作漏網鱗；天亦無如何，一笑付劫塵！

造物一生人，其事則以畢；善惡當誅賞，世自有法律。其奈刀筆吏，用法輕重失；因之不平者，又望冥報密。閻羅聞之笑，此事非我責；青天白日中，枉直不辨析；酆都黑暗地，豈能代窮詰？陰陽兩相諉，縣案遂難結；所以千古寃，總無昭報日！

此雖假言天有意志，而實言天之無能賞罰禍福人也。夫以天之無所不包，無所不至，而不能賞罰人，禍福人，則天之無意志可知。又雜題第四首云：

每夕見明月，我已與熟識。問月可識我？月謂不記憶：茫茫此世界，衆生奚啻億；

除是大英豪或稍爲目拭；有如公等輩，未見露奇特；若欲一一認，安得許眼力？神龍行空中，螻蟻對之揖；禮數雖則多，未必遂鑒及！

此又假定月有識，而亦不暇禍福人賞罰人以人之與月小大縣絕也。月尙如此，況於天乎？古詩十九首之第十六首云：

春花覺太多，秋花嫌太少何不分春華，來綴秋光老？天意豈肯然，徇人以爲好？乃知命一賦，天事則已了。奈何世人愚，向天頻聒擾？不平旣呼冤，有得又嫌少。天亦嫌人囂，高坐蒼蒼表。

此又假定天果有知，亦不肯徇人之求，且厭人之煩擾，而高坐蒼蒼之外也。

或謂前詩謂足以上即天，此又謂天『高坐蒼蒼表』得無自相矛盾乎！余曰：非也。前詩已塙定天爲積氣，氣無知者也；安有所謂坐乎？此所謂高坐者，則假定如世人之言天，果爲神，亦應高坐不問聞耳。

古人多謂天圓地方，而甌北則信地圓之說，其雜題第一首云：

天圓地亦圓，物皆爲圓模，竹木花榦果，人獸毛髮鬚，無不以圓成，稜角一概無，

此以天地皆圓，故其生物亦均成圓形，實頗有卓見。其對於雲雨亦甚有觀察，山行第六首云：

山雲纔滃起，頃刻雨點飄。乃知雲變雨，不必到層霄；祇在百丈間，卽化甘澍膏。君看雲薄處，曦影如隔綃；自是此雨上，仍有赤日高。

可見甌北對於宇宙一切，觀察頗爲明白，故其詩能打破一切迷信也。此各詩亦仍有以天地風雲爲神者，斯皆文學上假借以增興趣之言，蓋文學之詩，與哲學之文，亦固有其分界也。

生物說　至其對於天地之生物，亦頗好觀察，其園居第三首云：

微雨過林端，楚楚出新碧，端居靜無事，卽景偶尋繹：窗前無數花，一時齊副坼，同是一氣發，胡爲異紅白？蚊蝱本化生，非有卵與核，胡爲年年化，形質不改易？燕蝠同其類，何乃殊旦夕？雀蛤判其族，又何互體魄？芸生信蕃變，物理渺難格；但覺化工妙，觸處皆奇迹。

此於天地生物提出許多疑問；蚊蟲本卵生而以爲非卵生者，蓋其時無顯微鏡，不能察見也。又漁塘卽事第五首云：

春從何處來，頃刻動土脈，勾者忽已萌，甲者忽已坼；一夜一改觀，昨寸今則尺；生機怒長處，速於馬馳驛；或葉而尖圓，或花而紅白；彫鏤誰施功？渲染誰着色？乃知化工妙，一氣所旁魄；卻憶數十年，枉爲塵事役；日在天地內，不識造化迹；今始得靜觀；一一矜創獲；人老俗緣謝，心開物理格；茅齋小牕明，晏坐將讀易。

其對於天地之生物，蓋一歸於化工之自然而已。其對於生物之研究，饒有興趣，倘甌北生於今日，必爲生物學大家矣。

至其對生物形體亦頗有討論，其十不全歌云：

上略 我讀山海經，人生初本無定形；或蛇身牛首，或三臂獨肱，臍爲口無舌，乳爲目無睛；天公見之不好看，逐件端相細改換；譬如塑佛欲成滿月面，鼻大減幾分，口小拓幾線；自從鑄就人樣子，化工能事始畢矣；聽他夫妻父子依樣畫葫蘆，大概不出範圍裏！下略

此蓋謂各物次弟演進而爲人形；至成人形，遂爲進化之止境也。甌北又於巖洞中見有人物跡象，而疑太古人物之形狀，仍與今同，其與客談黔中牟珠洞詩云：

我不知混渾以前世界作何狀？可亦地在下天在上？禽羽獸蹄人倮相？自從攬勝牟珠洞，乃知人物與今同一樣。峭壁劃然開，中有小九垓，山僧秉炬導我入，千變萬怪何奇哉？谺如門啓扉，矗如柱立礎；方如棋罫圓如鼓，蹲如狻猊伏如虎。又有釋迦古佛觀世音，手掣香象調鸚鵡。都是胚胎石渾成，畫所不到況椎斧。謂是人彫鐫，世間安得愚公與楊焉？謂是化工肖物象在後，此在盤古先。始知龍漢刼前舊人物，水火風輪相蕩汩，一齊鎔入鈞陶中，有不化者剩石骨。海桑陵谷變遷俱已盡，偶然留此迹不沒。龍髯軒鼎追蠡鐘，詎是相提較歲月，儒生拘墟守尺寸。動云六合以外存弗論。豈識洪荒橐籥有泄處？仍在人間堪體認？由來一個陰陽爐，十二萬年前後同此模；饒他刼刼塵塵千百變，不能另樣畫葫蘆。

其云中有不化者剩石骨，似頗知有古代化石之遺存，足以供古史之研究矣。結云：饒他刼刼塵塵千百變，不能另樣畫葫蘆，則又主張生物形體絕不能變化者矣。豈

非與前詩自相矛盾歟？抑前者言其漸，後者言其暫歟？

又生物之形體，因環境而有改變，甌北亦頗有研究，其雜題第五首云：

混沌初開時，但以葉蔽身；迨夫蠶有績，已閱幾千春。此幾千春內，豈無冰雪晨？不知衆躶蟲，何以支冬旬？得非少遮護，便長耐毛新？否則如面露，凍慣亦不皴。吾偶想到此，不覺眉爲顰；旁有客大笑，擔憂代古人。

人之皮毛，因有遮護與否，而生差別，則一切生物，皆因其環境之不同而形體亦必起變化，可知矣。甌北此詩，比於韓退之所謂古之時無聖人出則人之類滅久矣之說，蓋勝之遠矣。

天演物競說　天演物競之說，盛倡於近世，造成歐州極盛之局；然自歐戰之後，學者已頗多非議之。甌北對此，則一方認弱肉强食爲物競之自然，一方面又極詆其殘忍，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六首云：

維人與萬物，同生天地內；弱肉强之食，不知始何代？魚鼈入水求，雉兎入山採；牀彼百族命，供我一尺喙，佛氏嚴戒殺，此必固難昧。乃自洪荒來，相沿竟不廢；五雞

二母彘，王政所特載；膾細孔不厭，庖遠孟善待；將無物養人，本天意所在？於物何太忍？於人何過愛？此理不可問，思之動深慨。（下略）

此蓋言弱肉强食，爲物競所不能免之事，而於心又極不忍也。人之於物爲弱肉强食，則物之與物，亦弱肉强食可知。

至於天人之際，甌北則以物競天工，互相勝負，閒居第五首云：

人面僅一尺，竟無一相肖；人心亦如面，意匠戛獨造；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奥；同作一題文，各自擅其妙；問此胡爲然？各有天在竅。乃知人巧處，亦天工所到；所以才智人，不肯自棄暴；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

人巧所到之處，卽天工所到之處，此天人交至之際也。才智之人而自暴棄，是物競不力，而天工亦廢矣。反而言之，物競愈力，則天工亦愈妙矣，是人勝天之說也。然物競雖力，若天工不同，性靈各別，則無論如何，不能使之强同，此天勝人之說也。雜書所見第四首云：

羽族色一定，千古不改易；卵生歲歲增，烏黑鵠必白。蹄者則不然，父子或各殊，

犂牛出騂角，白牡生驪駒。乃知本乎天者有一定，落地便多雜氣勝；光音天人不肯食地肥，只爲保他本來淨。

鳥獸之色所以改易者蓋多由乎配偶之異。此詩言羽族之色有一定，蓋所配合純任乎天，而不爲雜交也。至於獸則多雜交，而生子之色遂變，此物勝天之說也。其第五首云：

物生有限制，傅翼者兩足；蜻蜓乃倍之，翼四足則六；是宜橫四海，瞬息千里速；胡爲款款飛，竟不踰牆屋？輕只立釣絲，捷但點波縠；乃知技雖多，早爲器所局：鷽鳩且自搶枋榆，燕雀勿輕慕鴻鵠。

此則言天之生物已有限制，而物則無論如何，不能逾其所限也。此又天勝物之說也。又雜題第二首云：

草木日夜長，年深且干霄；人若同此例，可並喬木喬；胡爲七尺軀，不復能增高？造物有深意，維人最雄梟；若縱使昂藏，俾作長狄僑；將何所不至？騎危俯麗樵。是以限成格，不得逾曹交；予齒則去角，同此一鈞陶。

此亦言天之生物，各有定限，人雖甚智，不能使其身如草木之干霄，亦天勝人之說也。

總觀甌北之言，蓋謂物力無論如何，不能勝天；然必力與天競而後能生存，故最惡人自暴棄也。

鬼神說　甌北以主張物競之故，對於世人所迷信之鬼神，甚欲打破，其古詩十九首第八首云：

生人與死鬼，同此世界內；人以夜爲暗，鬼以晝爲晦；各自路一條，並行不相礙；奈何世人愚，心自生魑魅？目所不見處，輒疑有鬼在；人不識鬼狀，鬼豈睹人態？有客來詰余：斯言無乃憒；人若不畏鬼，益將肆狂悖。吾意豈不然，正爲此等輩；明明白日中，頭上有天戴；戴天不畏天，但畏鬼加害；此意則已疎，舍明求諸昧；人自有人道，俯仰見覆載。

此設言鬼果爲有，亦與人異路，晝晦各異，彼此不相礙，不必畏也。小孤山詩云：

孤峯插崩濤，日與雷霆鬭；四旁嶄無附，矗空一柱秀；自非千丈根，安能植不朴，

級級勢累甓，太古誰所甃？風雪久剝蝕；石色積鐵透；草木根其罅，一一堅且瘦；虬松乃十圍，焉知幾千壽？中藏仙姝宮，鑿翠闢戶牖；妝成嬋娟姿，不作老嫗皺；居然大琳宇，香火日奔湊。小孤本非姑，何年字訛謬！屈使作女身，頗遂著靈佑。乃知人心幻，事多憑虛搆。及夫意造成，鬼神亦俯就。我來暫停舟，正値寒雨驟；也疑行雲歸，濛濛濕巖岫。

此則以鬼神爲人心所幻成；一切靈佑，皆人心所虛搆；其『及夫意造成，鬼神亦俯就』二語，尤爲言之切妙。夜行曲云：

雞未鳴，月先墮；陰風蕭騷滿天黑，夜迷失道踏坎坷；暗中有鬼不露形，但閃金睛赤如火。老夫獨持正法眼，定光自放靑蓮朶。天明但見塚纍纍，斷碣無名草沒髁？

此詩所寫雖覺鬼氣森森，然結句亦只明其爲燐火而已。然則甌北之於鬼神問題，蓋主張無神論者矣。

人生哲學　甌北既主張天演物競之說，故其對於人生行爲，亦極主張剛强與犧牲，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四首云：

五行性各殊，惟火最英烈，遇剛必柔之，汁金而灰石，又使柔者剛，淖泥炙成甓，所秉只陽明，陶鑄見神力。古來豪傑流，誰不本此德？不爾當艱鉅，何以有豎立？柰何世風趨，脂韋日成習？徒誇圓而神，已愧生也直。所以有志士，耿耿一腔熱；與爲劉棉彈，寧作石爆裂。

既本此剛强之主張，故對於偉大之犧牲，亦極爲贊成，其讀史第二首云：

秦皇築長城，萬里恢邊牆；西起臨洮郡，東至遼海旁。隋帝發兵夫，開築自汴梁，通淮達揚子，由江達餘杭。當其興大役，天下皆痍瘡，以之召禍亂，不旋踵滅亡。豈知易代後，功及萬世長？周防聳區夏，利涉通舟航。作者雖大愚，貽休實無疆。如何千載下，徒知詈驕荒？

秦隋之大役，久爲書生所詬病，而甌北乃許之以『功及萬世長』『貽休實無疆』等語，其重犧牲而不計一時之痛苦之主張可見。

既具此剛强犧牲之主張，故其所施爲，絕無望報之念，其古詩十九首之第五首云：

蝨爲人所生，生卽向人食。人亦天之蝨，日與天相賊；豈惟口體資，幾竭造化力？黃金鍊汞成，白玉剖璞得；直使天所儲，無處可藏匿。問天亦何爲，生此衆蝨騰？由來化者機，亭毒固不息。兒生母已乳，蠶生桑已葉，生之斯養之；未嘗有德色。是知上益下，本屬自然則。所以慈父多，孝子十不一。

父之於子不望報，則一切施爲不當望報可知。其思想蓋亦基於其所主張之宇宙自然論，及其天演物競之學說也。

凡主張老子『天地不仁』及近世物競之說者，多過於殘忍。甌北則不然，其雜題八首之第六首云：

螃蟹外有殼，魛魚肉多刺；殼如城郭堅，刺如戈矛利；防護非不周，終焉入刀匕。乃知人最毒，戕物供嗜味。設有朱粲流，將人剉屠肆，啾醉如糟豚，臘乾作糗糒？此豈不痛心？何不觀易地？吾已見及此，戒殺愧猶未。蟹鯝孰去留？亟付門生議。

其戒殺之言論如此；其對物尙如此，則其對人更可知矣。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六首所言亦與此同，已見上引，今不贅。

凡主張物競者，於己之欲望，多欲求至美滿，而甌北則不然，其湘江舟行詩云：

順風兼順水，一日數百里，風逆水復逆，進寸慮退尺；風水兩俱順，良可快躁進。我意殊不然，過順生悔吝；惟願得其一，以偏收全功；有風不必水，有水不必風；於力既易補，於理亦甚公。君看得意人，雙挾風水駛；張帆飽若弓，捩舵疾放矢；前有小彎彎，下有石齒齒；乘勢不及收，一觸或破毀。

又舟行左江道中第二首云：

水風雙順可兼程，卻教來船何日行？他趁順風吾順水，天心原自最公平。

其對於一己之欲望不求美滿如此，雖不如老子所云『處衆人之所惡』，然以天下之善者，不可盡歸於我，而當以一部分與人，此等主張，在箇人則無損人之行為，在國家則無侵略之主義矣。

以是之故，對於人生一切得喪禍福，遂抱達觀主義，其舟發灘陽第三首云：

上灘遲如牛，下灘疾於鳥；上灘恨灘多，下灘恨灘少；逆風椽柁牢，順風駕帆嫋；逆風恨風大，順風恨風小。人情例貪得，孰肯平心較？試與下灘人回看灘水倒；嗟彼

上灘者，求魚緣木杪。試與順風人，回看風力矯，嗟彼阻風者，待兔守株老。凡事作此觀，百念可以了。

是蓋於一方之得，卽思他方之失，故得失無所欣怨也。此意本於唐劉禹錫何卜賦云：『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穋之厄，』諸語。由是進一步言之：不特於一方為失者於他方為得，卽同此一事一物而世人以爲害者其利亦往往卽在於其間，其舟發灘陽第二首云：

溪河本非河，其始蓋山麓；爲水所衝蕩，泥去石滑矗；石多遂成灘，節節駭機伏；急流方奔騰，一束起怒瀑；狹或尺二三，高或丈五六。可憐上灘者，力盡一篙竹，波吒命欲拚，邪許聲似哭，苦恨天設險，剏此扼溢酷。嗟哉一何愚，不見睫者目。危灘雖多阻，迅水實藉蓄；設無此隔閡，留水作洄洑；將愁一瀉盡，又歎舟行陸。

然則萬事作如此觀，則於吾之欲望，雖不美滿，亦常可以作美滿觀矣。

人生對於一切，往往旣往則留戀，未來則企慕，而現在則總覺不足。甌北對此，亦有評論，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十八首云：

偶遇佳山水，謂如圖畫裏；及觀好圖畫，謂如真山水；都將眼前景，落想在形似。乃知人心幻，當境總不美；彼山覺此高，到此又慕彼；過去轉餘戀，未來常預擬；可惜百年中，但爲兩境使！我讀淨名經，淨土即心是，與其尻爲輪，毋寧艮其趾。

如此則未來不足慕，既往不足戀，而當前之美善，又不必其盡在於我，如此又安往而不達觀邪？

唯然，故其於吉凶禍福之說，亦甚達觀，而以爲不系於善惡之報，蓋亦根源於其宇宙論，及無神論等。其讀史第十二首云：

晉初取建業，宋初取錢唐，奪地以自廣，毋乃心不良？豈知易世後，失國投無方，翻藉茲一隅，偏安立朝堂？使當開國日，忠厚存鄰疆；至此轉無家，何以延垂亡？乃知報施理，天咫亦渺茫。毋怪攘竊徒，一意恃豪强。

又偶得第五首云：

古人戒厚葬，恐買發邱害。張耆與晏殊，同葬陽翟界。有盜宅其間，摸金肆無賴；初掘張家墳，漆室富珠貝；滿槖喜過望，畚土爲掩蓋。繼穴晏相塚，僅一木胎帶；欲墜

憤不償，棄屍雜塵壒。厚葬軀乃全，薄葬骨翻碎。由來禍患生，每出所慮外！

此蓋謂禍福之報，絕不關於善惡者也。然則不將如楊朱一流，以生時雖有堯桀之殊，而死後化為枯骨則同，故遂恣情縱欲，不顧一切邪？甌北則不然，其古詩十九首之第七首及第十七首云：

惠迪從逆凶，此以常理訓；若在塵刼時，未可一概論。試思一代興，殺人若屠釁；翻藉誅戮慘，肇啓昇平運；揆以陰隲理，顛倒安可問？由來天地間，惟氣所摧振；當氣有衰旺；何論理逆順？李堂偃月深，秦閣格天峻，悉保祿位終，世謂報施紊。豈知得氣厚，天亦難下刃？吾言偶到此，毋乃近乎忿。君子守其常，終當安素分！

人生有定命，趨避安所施；設如命應刑，誰能逃誅夷。要其所以死，則視人自為。或殉忠義亡，鼎鑊甘如飴，或以敗檢戮，人猶唾其屍。同此一頸穴，好醜迥不齊。死而以姦慝，豈亦命制之？願與當塗子，反覆味此辭。

此則言善惡雖無定報，君子亦當安分守素，且禍患雖或如一，而好醜則迥不相齊，仍不可不努力於善道也。

至甌北之於命，雖云『人生有定命，趨避安所施，』然人爲亦須順受得正，不然，則或當福而禍矣。其雜書所見第六首云：

錢鏐照石鏡，見已如王侯；遂渡江討逆，雄霸十四州；傳國十數世，英名至今留。吳曦出獵歸，月中有人揖；遂發南面想，叛降覬册立；一旦安丙來，頸血歐刀濕，或謂有先幾，鬼神實導之；而我不謂然，視其所自爲；使鏐乘亂起，閉門作天子，安知杭州城，不作董昌死？使曦効忠勤，聲援淮泗軍，百年忠孝家，茅土豈不分？乃知雖有富貴命，亦須順受得其正。

蓋甌北所謂命乃自然之命，非鬼神所司之命，故雖言禍福有命，而仍不失禍福自己求之之意也。

至其對於生死問題，亦頗似樂觀，其題許松堂亡姬小象云：

欲以美人傳，必甘少年死；倘或過少年，其人已不美。西施壽百年，寧復吳王憐；徐娘自知老，專恃多情牽；武曌佔六郎，亦脅以威權，不然蓮花面，肯伴此傴眠。乃知絕世姿，不貴長命延。何哉君癡絕，痛此嬋娟質！畫出臨歿姿，問年纔十七；歎其不久

存，滴盡愛河血。君方爲姬悲，吾且爲姬喜；留此初開花，賺得君淚泚。試從此別後，預想頭白容；知君惋惜情，不復如此濃。

少年死亡，在他人言之當如何悲慘，而甌北反深喜其死之得時。然則甌北又將以老境爲可悲邪？其題汪屛周二君讌集詩云：

汪倫大耆猶蹁躚，菊花排格開長筵。老人愛老邀老伴，鬚眉白映紅茸氈。首坐宣公八十四，其餘次第差隨肩；共年七百有七十，坐以齒序爲後先；若教併作一人壽，已在北宋熙豐前。是時滿室明燈燃，燈光花光相新鮮；因聾倍作大聲語，有聾不得捷鬪拳；嘉肴雜陳飯能健，畫燭已灺坐尙堅。旁人勿怪太矍鑠，不爾何以能華顚？古來安期浮邱輩，只在塵世非在天。吾曹倘傳入圖畫，安知後不驚爲仙？下略

則其對於老境亦未嘗不樂，蓋隨遇而安也，然則甌北以生死爲如何之事邪？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五首云：

世傳房次律，前身永禪師；樂全未了經，再生寫成之。其說主輪迴，其理成不欺。人乘生氣生，氣散則滅澌；豈別有不散，流轉爲生機？譬如花落後，明年開故枝，寧必

舊花魂，來作新花姿？佛家論往生，懲勸固有資。細推陰陽故，幽渺終可疑、所以季路問，聖亦言不知。

此詩雖用論語孔子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之言為論斷，然其以氣散則死，明年之新花，非藉今歲之舊魂，而反對佛氏輪迴之說，則甚明也。

夫人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故古來多欲求長生不死之術，以為其理想之人生，此所以有神仙之說也。甌北則頗不信之，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三首云：

仙者長不死，元會為冬春；安期羨門輩，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來，但聞呂洞賓？從前度世者，無復視現因。豈非佺僑流，世遠亦就湮，多活數百年，終歸墮刼塵。惟有古賢傑，身去留其神，或文采映發，或英烈炳麟，照耀人耳目，千載猶鮮新，與天地同朽，此乃真仙人。

此則言雖或有壽數百年者，亦終歸於盡？無所謂不死之仙人。唯賢傑之士，文采節烈，足垂於後世，斯為真仙人耳。此可見甌北人生之標準，蓋以垂名後世為最快樂之事矣。其故人詩云：

故人多膴仕，快若淩風翮；建牙乘朱輪，曳履躡青瑣；門列棨戟森，家擁金玉瑳；偶念及腐儒，知其掩關坐；或憐范叔寒，遙贈綈袍裹；或笑杜甫瘦，作詩嘲飯顆；豈知此老頑，解衣磅礴躶？心方古人期，頤肯諸公夥？生前不如他，死後不如我！

又偶書云：

文人致青雲，初以文爲媒；才名日暴著，積漸登三台；及夫官既崇，又須談幹濟；幹濟乃空談，何能立一事；其文亦遂隳，久作敝屣棄；一朝夜漏盡，論定始可憐；欲入文苑內，既無文可傳；編之列傳中，敷演不成篇。所以明眼人，見幾斷於內；不能立勳業，及早奉身退；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

此又最重於後世之文名矣。

又如上詩所言，甌北雖極好節烈之名，然對於古來所最重之婦女貞節，卻不甚贊成，題吟薌所譜蔡文姬歸漢傳奇云：

也似蘇卿入塞秋！黃沙漠漠帶旃裘，諸君莫論紅顏汚，他是男兒此女流！

又西湖雜詩第三首云：

一坏總爲斷腸留，芳草年年碧似油，蘇小墳前岳王墓，英雄兒女各千秋！

此二詩一則以蔡文姬與蘇武相竝，一則以蘇小與岳王相並，可見其主張之一班矣。

宗教論　甌北對於佛教前後主張，似甚不一致，其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二首云：

儒者好闢佛，斥爲異端異；豈知佛與儒，各有其極至？東方主生長，其聖亦生意；立教因人情，食色咸得遂；但隨事設防，發情止禮義。西方主肅殺，其聖亦殺氣；立教絕人欲，斬斷一切累；淫殺貪嗔癡，件件須屏棄。儒如枝葉萌，佛如鋒刃厲，要之掃欲障，亦是學問事，所以相頡頏，二千年不墜。

此則贊成佛教，而言明其所以能與孔教相頡頏也。（孔子是否宗教別一問題茲隨俗稱之）然其書所見第一首云：

孔教所到處，無不有佛教。佛教所到處，孔教或不到。四裔獉狉區，詎有孔子廟？如來觀世音，乃皆莊嚴玅。何哉正學炳，反輸異端爆？豈非福利說，易爲愚民告？要其俗雖殊，固不外吾道：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孔書縱不至，光遠則已耀。

此則以孔教與佛教較，孔教雖不及佛教之廣，然其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不能外吾道，則孔書雖未至而孔教則已行也。然此說實頗繆於論理，蓋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爲兩教共同之道，倘自我言之，謂彼道不外吾道，固可，若自彼言之，又豈不可謂吾道不外彼道邪？其第二首云：

世儒好闢佛，多欲窮其精；我但言其粗，了然自易明：其教嚴戒殺，物命固長成；卻絕男女欲，不許人類生；將使大千界人滅物滿盈。此豈造化理？流毒逾秦坑！試起廣長舌，將以何說爭？

此則以絕欲斥佛，與前詩所謂『要之掃欲障亦是學問事』之說大異矣。於此可以見其對於宗教之思想，前後不一致矣。

人口增進論　人口之增進，爲世界之亂原，甌北生於康乾極盛之時，已頗憂之；其識見與洪北江正同，其山行第四首云：

遙山最深處想必無人居；一縷炊烟起，乃亦有室廬；始知生齒繁，到處墾闢劬；虎豹所窟宅，奪之爲耕畬；尚有傭丐者，無地可把鋤。民生方愈多，地力已無餘；不知

千歲後，謀生更何如？

此憂人口之過庶，謀生日艱，終爲大患也。自貴陽赴威寧第二首云：

三兩茅棚嵌碧螺！坡邊蕎麥水邊禾！萬山深處都耕偏，始覺盛平日已多！

此詩末句深歎盛平之已久，蓋盛平久則人口繁庶，而大亂之起卽伏於是矣。

結論

甌北之哲學已略如上述。其思想蓋甚爲複雜，今特提要鈎玄，明其大怡如下：

宇宙論　宇宙本無意志。

生物說　生物自然演進。

天演物競說　天工物競互相勝負。

鬼神說　鬼神皆人意所造成。

人生哲學

（一）本於宇宙無意志及天演物競之說，主張人生須剛强及有犧牲精神。

（二）受佛教之影響，頗主張戒殺。

（三）受佛老之影響，崇尙知足。
（四）受儒學之影響，主張有命，而福禍仍在自求。
（五）受老莊之影響，死生問題，頗爲達觀，不信佛氏輪迴之說。
（六）受古來文人之影響，極重身後文名。
（七）受浪漫派之影響，不貴婦女貞節。

宗教論

（一）受儒者窒欲之思想，有時贊成佛教絕男女之欲。
（二）受儒者生生之思想，有時反對佛教絕男女之欲。

人口增進論　本天演物競之思想，慮人口之過庶。

丁卯二月

清儒學術討論第一集下目錄

洪北江之哲學（陳柱）……一
彭子穆先生年譜（甘曦）……三三
黃元同先生學案（唐蔚芝）……四七
孫仲容先生學術概論（張壽賢）……六二

清儒學術討論集第一集下

北流陳　柱柱尊編

洪北江之哲學

陳　柱

緒言

洪北江之文學，及其考據學，爲世所推重久矣。而罕稱述其哲學者，蓋不特爲其文學考據學所掩，亦以自來學者，尟留意於哲學；而近年以來，學者雖好討論昔人學說，而卒以囿於聞見，而莫之及也。余頃授課之暇，偶檢北江遺集，籀其意言二十篇，論生死則謂天地自然之化生；論禍福則明世傳鬼神之必妄；論治平則知人口之增進，爲戰爭之導線；論百物則知物類之相食，以知力爲依歸；論眞僞則辨率眞之未是；論

形質則明知巧之得失：蓋中國之天演學家也。茲特爲表而出之，使知夫爲天演物競之說者，吾國固已早有其人在也。茲先略述其生平事跡，使稍知其爲人焉。

略傳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呂培等年譜父翹，早卒，六歲而孤，母蔣氏撫教有法；幼聰慧，以貧故，無常師，能自力學，孝事寡母，一弟，三姊，怡怡如也。孫星衍翰林院編修洪君傳年十三，始學作詩。年譜年十九，始學爲駢文，年譜年二十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崳，經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從舅氏問業。年譜年二十一，仍在外家授徒，歲修脯錢七千。年譜其貧苦如此。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謁朱學使筠，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邵晉涵，王念孫，汪中，俱以古經義小學相切礪，所學日以益進。孫星衍洪君墓碑銘先生始擅詞章，至是乃兼治經，以乾隆甲午副榜貢生，舉庚子順天鄉試，趙懷玉洪君墓誌銘時年二十五也。見年譜庚戌成進士，趙懷玉洪君墓誌銘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孫星衍洪君墓碑銘時年四十五也。見年譜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旋命爲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修撰石韞玉始。（謝階樹洪稚存先生傳）既督學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澔爲部議所格。（趙懷玉洪君墓誌銘）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等，散置各府書院，不數年所拔高才生，多擢高士，官臺閣者。（孫星衍洪君墓碑銘）久之，假歸，時方修高宗實錄，朱文正珪保薦，先生復赴都。先生修史，依古法，務簡質，與諸鉅公議多不合。又以上大開言路，翰林無專達之責，每在師友座，扼腕論事，勸諸大僚激揚人物清濁，人多以爲狂。將暇歸，乃致書親王大臣，累數千言，列某封疆誤國不恤民；某使臣婪索虧帑藏；某號稱正士，託迹權門；某官列清班，乞憐貴要；又言部使出按章，輒瞻徇完結，不能伸理寃獄；凡指斥內外臣四十餘人。（孫星衍洪君傳）王得書不敢祕，與大學士朱珪劉權之白奏，（常州府志人物傳）奉旨至軍機處指問，旋有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先生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奉旨免死，發往伊犁。（年譜）自詔獄出彰儀門，贐問者不絕於道，或爲之泣，先生意氣自如，出塞，抵萬松岡，慨然指語左右曰：此吾童年所夢見也，今至此，非前定邪？（常州府志人物傳）時嘉慶四年也。明年二月初十日，抵伊犁惠遠城，凡行百六

十一日，始抵戍所。先是伊犁將軍保寧妄測意旨，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卽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語。奉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寧之意始息。（見年譜）是年四月，京師亢旱，帝詣壇祈禱，減軍流罪，不雨。朱珪奏：安南犁氏二臣忠而久繫，帝立出之，又不雨。（常州府志人物傳）因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帝親禱社稷之後，經旬尚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上諭：從來聽言爲郅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晏，小人熒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卽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於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

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況皆屬子虛，何須置辯。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等，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為可與言之君；諸臣幸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迴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即傳諭伊犂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帝以硃筆親書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彤雲密布，即得甘霖。御製得雨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為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示中外，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天鑒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年譜）先生居伊犂僅百日，漢臣賜歸之速，未有如先生者。（謝階樹洪稚存先生傳）先生以嘉慶六年歸至里門；江左名士過先生講學問字者無虛日；或有延先生主講者，盡心教士，其學大行。十二年，常州旱荒，饑民皇皇，有司勸不成災，不能入告，先生請於當道，倡率士夫等捐貲賑濟，得銀十餘萬兩，所活饑民數十萬，他邑所無也。卒

於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四。先生性伉直，好善疾惡，自稱不能容物，慕古人節義，不喜胡廣中庸。性至孝，當母沒時，先生在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得母病耗，馳歸，將至里，而有以母死告者，昏迷痛不得視含歛，因落水，爲汲者救得甦。（見孫星衍洪君墓碑銘）常引荀子言爲人戒，有暇日，經史丹黃，手不停批。凡注釋經史小學詩文雜著之類，二百六十餘卷。海內知名之士，以識先生爲幸。登臨名勝，窮極幽渺，足跡幾遍岳瀆。游幕所主，皆一時名德。不輕就人。文有六朝體格，詩似大謝及杜工部。深疾浮屠教，文中未嘗引用釋氏語。（孫星衍洪君墓碑銘）今全書係光緒丁丑孟夏授經堂重校刊本，無總名，學者稱爲曰洪北江遺集。其目錄如下：

卷施閣文甲集十卷

補遺一卷

文乙集八卷

續編一卷

詩集二十卷

更生齋文集四卷
文乙集四卷
續集二卷
詩集八卷
詩續集十卷
附結軒詩集八卷
冰天雪窖祠一卷
機聲鐙影詞一卷
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唐宋小樂府一卷
北江詩話六卷
曉讀書齋雜錄八卷
傳經表二卷

通經表二卷

六書轉注錄十卷

弟子職箋釋一卷附史目表二卷

春秋左傳詁二十卷

漢魏音四卷

比雅十卷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

補三國疆域志二卷

東晉疆域志四卷

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伊犁日記一卷

天山客話一卷

外家紀聞一卷

以上二百二十一卷，授經堂重刊遺集目錄云：光緒丁丑四月開雕迄己卯閏三月工竣。

毛詩天文考

公穀古義二卷

四史發伏十二卷

後漢書補注

兩漢同姓目錄

宋書音義

西夏國志十六卷

宋元通錄地理通釋

寧國府志

懷慶府志

延安府志

涇縣志

登封縣志

固始縣志

澄城縣志

長武縣志

授經堂目錄云：以上互見年譜，及自序，暨墓表中，除郡邑志外，均未見刊本，兵燹之後，燬佚莫覯。杜按以上諸書，雖多未刊，然如毛詩天文考之類，已有後人梓行矣。

此洪北江著述之大略也。吳元炳序其集，論之云：於經通小學，於史通地理學，經術詞術並登峯而造極。吳山尊序其文，謂樸質若中郎；遒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信哉，杜謂元炳此語，尙未足以盡知先生之學，蓋尙未知先生之哲學也。茲請進而論先生之哲學。

（一）物競學說　老子第五章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王弼老子注云：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嚴復深韙王說，以謂此四語括盡達爾文心理。又以老子此二語，爲天演開宗語。余謂王說蓋非老子意，蓋芻狗爲已陳則棄之物，見於莊子也。然如王說，則甚有合於天演物競之旨，蓋卽優勝劣敗，弱肉强食之論也。王氏雖偶有此說，而未嘗暢發，故嚴復譯赫胥黎之天演論入中土，世儒驚爲創論，而不知吾國乾嘉間已甚有顯著之言論矣。今將卷施閣集意言二十篇內百物篇逐錄如下：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鱷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鱷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鱷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鱷，熊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

於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强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鰐之力能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鰐則殺蛟鰐；熊羆虎豹之勢衆於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鰐矣；林之中有貂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之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雞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攪，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猘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蟣蝨馬牛羊（按此三字疑衍）亦然，蟣蝨之生還而自嚙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蟣蝨以還而自嚙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此以物之相殺，不過恃强弱之勢，衆寡之形，非優勝劣敗弱肉强食之說而何？惟其如此，故重剛强而非柔弱。故其剛柔篇云：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幹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膠謬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籧篨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籧篨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醜忝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尚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尚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蓋舊有是

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於老子，並託於商客，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此其重剛强而非柔弱之論，何等精刻，其理由蓋純本於天演競爭而來也。北江甚重老子之學，故辨其尙柔之說，非出於老子也。既重剛强，故對執有命之說，非之甚力。其命理篇云：

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身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自生自滅於緣督縫袵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瀚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於紈綺白縠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於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於紈綺白縠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

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固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

旣不信有命，故以人之禍福皆在人爲，而無與於天，且無與於鬼神。其禍福篇云：

> 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於此，孝於家，弟於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於此，不孝於家，不弟於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能福之乎？

雷電在電學未發明時代，最爲神秘，足使人敬畏。然北江亦絕不信之，其禍福篇云：

> 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卽不孝，雷應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頓，而不能恕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

强而擊弱乎？畏强而擊弱，尙得爲雷乎？世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旣設雷霆之神於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於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於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能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旣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

其不信鬼神之能禍福人如此；再進一步，則根本不信有鬼神矣。其天地篇云：

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於林林總

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於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託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眞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之衣冠；后稷者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衣冠。今童巫所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淸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淸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爲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岑崿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

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於天，歸形質於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於我乎？歸於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僾乎如有見，愾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做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做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眞子姪豈眞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此文謂：山川社稷風雲雷雨若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天神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神應肖地之方以爲狀；而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皆與人等；天地能造物之形，而其神乃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云云。尤爲善謔善駁。然則神之爲物，由於人之臆造可知。由此以推，則山川社稷之無神也明矣。至其無鬼之論，以爲子孫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而意念之以爲有，原非眞有，尤可謂見道之言。古今論者鮮有如此之透徹也。然其思想出發之點，殆皆由於競爭生存而來，故時時處處，皆是自求多福，毫無倚賴之精神也。

（二）人生觀學說　天演物競之說既略如上述，其對於人生觀念，亦可得而

言，其百年篇云：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於一日內驗之而已。雞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初出，人既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紓，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嬗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於胸，匿甚怨於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則惡念生，好勇鬬狠之風，往往起於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鬬，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於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於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於衰莫，事成於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

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十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於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沈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卽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此蓋將一日之處境，以喻一生之處境也。其最注重者，爲弱冠及壯盛之時，所謂，「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者也。則其人生觀蓋主張發奮有爲可知。蓋人必弱冠及壯盛時期，乃可發奮有爲。過此以往，則易衰落，而不能振作矣。以是之故，遂不願老壽長生。其仙人篇云：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久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十百年而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

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卽精神至强，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矣。至偃息之候，而强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卽或强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卽精神至强，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脫化者矣。至脫化之候，而强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强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者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徵志之雞窠老人，惛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其謂老則以死爲樂，猶人倦則以眠爲樂，可謂至當不易之理。夫人之以生爲樂者，以其有可樂耳。及至老耄，耳目口鼻，均已漸失其作用，手足行動，亦已失其自由，尚

有何事之足樂乎？人不生則已，生則不能不用耳目口鼻，不能不用手足，然至老耄之時，官已日弱，力已日竭，而猶用之不已，是猶行千里者已疲極而猶驅之使行也，則老而不死之苦，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古人謂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者，豈虛語哉？北江之說，可謂達觀之極矣。至世人之所謂仙，原謂長生不老，變化不測，極其自由之樂，而非如北江之所云也。然仙則必棄一切耳目口鼻之樂，必除一切父母妻子之愛，然則人生之樂已無矣。仙何事乎？北江尙未將此層論明，俗儒迷信猶有所藉口也。雖然，北江之於死，非特消極之見而已也，尙有其積極之樂觀焉。其生死篇云：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居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邪？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會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於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邪？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

百倍於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於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死之機，雖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耋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於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卽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途日近，不至於生不止也。然則吾於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於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邪？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爲更惑邪？

此文首假定生與死等，生而可樂，則死亦可樂，生時貪生，知死時當悔。莊子齊物論篇云：『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北江之恉正與莊子同。次假定死若有知，則死後可以見親戚朋友，且無寒暑疾病，則死更樂於生。又次則假定生爲無

知，則醉與眠之無知，其樂亦百倍於醒。此亦息我以死之說也。又次則假定生死爲一往一還，人之初生，卽向死路而走；及其初死，又向生路而行；是初生卽將弔死，初死已可慶生；此亦從莊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之說而來，而說之更爲淺白而警切矣。進一步言之，北江蓋以生爲天地之精氣，就一身而論，雖有生死，就精氣而言，則無生死，其天地篇云：

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倐然而死，是天地間少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於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

人雖亡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弊耳。

此亦略本於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之說，然北江所以與莊子異者，莊子之達觀爲消極，北江之達觀爲積極。莊子本於天道自然之旨，而北江則本於天演物競之旨，此所以異也。

又莊子貴自然率真，而北江則反對率真，蓋略本於荀卿矣。其眞僞篇云：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而不可謂非襁褓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於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逕情直行者矣。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真乎?抑爲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提襁褓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居居，興盱盱，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亦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

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於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襁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啟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鰓鰓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三）人口過庶論　古時地廣人稀，故戰國諸子之書，皆多載衆民之論。以言天地好生之德，固當如此，然人口增進，實爲戰爭之導源，此論韓非子已發之，五蠹篇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然自漢以後，學者多崇尚儒學，雖閱一二千年，學者亦鮮有留意於人口之增進者；其發爲言論，作爲文章，亦猶二千年前之衆民見解也。近代以來，五洲交通，歐洲之侵略主義，殖民主義，咄咄逼人；歐洲大戰，已演一慘劇；此後世界大戰，亦是無法可免之事。推其原因，何莫非人口增進，生活艱難所致乎？故近年以來，人口過庶論，節制生育論，甚囂塵上，非無見也。而北江則於乾嘉間太平時代，已早見及之矣。其治平篇云：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

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聚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玄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佔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顚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疫疾，卽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

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此人口過庶爲戰亂之源，言之綦詳。雖有移民之策，抑兼之法，亦不過一時之苟安而已，非長久之太平也。故卒之國內國外之大戰，終不可幸免，此真世界之大患也。蓋人口增進，則生計艱難，乃必然之事也。其生計篇云：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卽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

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得布五丈，卽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卽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卽可以養十人。卽不耕不織之家，有人營力於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商若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旣十倍於前，則遊手好閒者更數十倍於前，此數十倍之遊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此對於勞工生活，何等注意，倘北江生於今日，其於勞資問題，必大有貢獻矣。

（四）物質文明論　物質文明之進步，與人類之幸福，社會之安寧，一方面為正比例，一方面為反比例。蓋天下之事，其害處往往生於所利之中，而有不能免者，物質文明，何能外是。北江論之亦頗詳。其形質篇云：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智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為餐；刳魚之翅以作食；蚌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於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荈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煖之用；菸草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鬬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於麻也；紗縠之輕，十倍於葛也；至於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於田，搜海馬於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有疾醫所掌，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卽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智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

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鐘表，自鳴而不差絫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於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徹於桑僅；運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固非遲之入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柹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智巧益出所致乎？

夫形質益脆，此非與箇人之幸福有損乎？性情益漓，此非與社會之安寧有害乎？今則物質文明，更千萬倍於乾嘉時代矣，貨物愈精，生活愈難，不久乃將釀成世界階級之大戰，北江倘生於今日，更不知作何感想矣。

結論

統而論之：北江哲學，殆可謂爲奮鬭哲學，積極哲學，與吾國多數學者取消極態度，與無抵抗主義者迥別。其於吾國學術上，當佔重要之地位也。至於死之一字，殆陸

士衡所謂『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者，斯則無論何人，不能奮鬬。故其對於死，乃甚爲樂觀。雖然，亦非消極也。彼固以死爲非真死也。其視死如生之勇氣，爲如何邪？雖然，北江之哲學則如是；其文學則大異。其傷知己賦序云：

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逼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揚不能激已沮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雞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摶摶，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

其愁苦之詞如是。蓋文學之衝動在情，而哲學之出發在識。識雖到而情不能亡，此北江文學境界所以與哲學境界異也。

（丁卯三月）

彭子穆先生年譜 甘曦

余旣次彭子穆先生傳傳成省覽，以遺聞軼事多略弗載，輒用愀然；思惟年譜，尤可以分疏足資徵考，顧非余無能知先生者，不揣僭妄，網羅散失，作彭子穆先生年譜。年月日，鄉後學甘曦記。

嘉慶十有四年己巳十月十三日先生生。

彭氏平南望族，明永樂間有彭元祥者，先生一世祖也，居平南零三里舊屋嶺，以農爲務，力耕自給。萬曆間，元祥之元孫，乙酉科舉人，文逵等建祠祀焉。後毁。道光六年，復建，卽今舊屋嶺之始發彭公祠也。自元祥至先生凡十四傳。先生諱昱堯，字子穆，一字蘭畹，自號闐石山人。闐石山名，在縣治西北一百三十里，石峯如筍，高揷雲表，山半有巖，石室軒豁，爲南漢梁仲邱先生嵩讀書處。仲邱先生南漢白龍間，以荔枝詩得狀頭，官翰林院學士，有請蠲本州丁賦一歲之德，鄉人立祀以祠，今白馬

狀元廟，卽其遺蹟。崇祀鄉賢。所謂閬石山人，蓋先生取之，以志嚮往也。曾祖淑，歲貢生，官養利州訓導，兼管太平州學正，生平嚴毅誠慤，司訓養利，守正持重，士林傾慕。以四子廷椿官靈川縣教諭，覃恩勅贈修職郎。祖廷柱，府學生，乾隆間與其弟廷楷赴試桂林，卒於梧，無子，以弟廷梅之子嗣。父贈公炅，事所後母胡氏，孝如孺子，宗族稱之，以爲所生不如。母甘太孺人，生子男二，長昭堯，字文舫；次先生；子女四，於先生齒皆長。其年十月十三日寅時，生先生於平南零三里長樂嶺。

十有五年庚午，先生年二歲。

十有六年辛未，先生年三歲。

秋七月二十日，贈公炅卒。

十有七年壬申先生年四歲。

甘太孺人教之讀。

十有八年癸酉，先生年五歲。

冬十月先生服闋。

十有九年甲戌，先生年六歲。
二十年乙亥，先生年七歲。
二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年八歲。
二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年九歲。
二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年十歲。
二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年十有一。
二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年十有二。
道光元年辛巳，先生年十有三。
先生始入鄉塾。塾卽集中所記之碧漪堂。先生曾祖創之，以課子姪者也。記稱堂蒼碧繞環，嶙峋抱互，方塘瀠漾前後，春水注澗，流水濊濊從屋底出，屈曲穿於樹根，而匯於池。楹前兩烏桕大可合抱，積溜刳腹，洞然中空，盤柯壓檐而上，婆娑復垂，軒檻皆綠。先生幼孤廢學，是年始讀書其中，師事其大父族兄弟行茂亭先生。
二年壬午，先生年十有四。

三年癸未，先生年十有五。

四年甲申，先生年十有六。

五年乙酉，先生年十有七。

六年丙戌，先生年十有八。

夏，先生補邑弟子員，蓋始應童子試者也。學使者爲御史周公夢巖。公於先生特爲嘉許，誨之殷殷，其年先生府縣試戰皆北，甚慚憤，乃忽受周公特達知，故尤感之。

七年丁亥，先生年十有九。

八年戊子，先生年二十。

九年己丑先生年二十有一。

十年庚寅，先生年二十有二。

十有一年辛卯，先生年二十有三。

十有二年壬辰，先生年二十有四。

十有三年癸巳，先生年二十有五。
楚雄池公生春奉命督學粵西。
十有四年甲午，先生年二十有六。
秋，當更易天下學政，楚雄公復奉留任之命。
十有五年乙未，先生年二十有七。
楚雄公按試潯州，得先生卷，驚其有奇逸氣，拔之。公求才若渴，使車所至，士請謁無不見，見則首勉以植品，問所治何經，心得何在，其有袖詩文求審定者，必詳指其利病，辭色煦煦，雖日數十見，無倦容。先生既受公知，則大喜，亦以師弟子禮請謁，公一見益驚歎，目爲國士；舉永叔誇軾轍兄弟謂先生曰：異日老夫當讓彼出一頭地。攜之桂林學廨，並贈以詩；夏五月，隨楚雄公讀書桂林，既至，館於梅花深處，恩禮周至；士居門下，莫之先焉。
十有六年丙申，先生年二十有八。
楚雄攜先生學廨時，實又得臨桂唐子實啟華，劉連丞敬中者兩人，皆茂年。子實

才器尤美異，楚雄使先生兼師友之。先生善之如弟昆。馬平王定甫拯，漢陽王香甫錫祖，臨川李小韋宗瀛，亦於其年與定交。於後又與小韋香甫，及山陰楊序綸繼宗，平樂曾躋堂克敬，南豐趙濬仙德湘，桂林汪任之運，商麓原書濬，朱伯韓琦，龍翰臣啟瑞，均以詩名，號杉湖十子。杉湖者，桂林城西之榕湖也，亦名杉湖；山色水光足供吟眺。時先生感知於楚雄公，尤激昂才氣，自將不可一世，爲歌詩縱姿橫逸，光色萬變，每相引而益奇，有獨秀棲霞諸山七言長古，皆能脫去恆畦，自成壁壘。尤銳治諸經，爲古文辭，奔騰浩汗，有眉山蘇氏父子之風。時粤人士希爲古文辭者，自先生創其始，而人始爭效之。值永福呂月滄先生自浙罷官歸，主講秀峯書院，亦以古文辭提倡後進；先生又折節從之。其年楚雄擢國子監司業，仍留督學如故。秋七月十日，以積勞致疾卒官。粤人士聞楚雄卒，無不哭之如喪其私親然。先生以受知深，哭之尤慟，並爲經紀其喪，將送之滇，適楚雄人至而止。然仍送之至於興安，又爲謀其家事，纖悉畢至，粤人士念楚雄者衆，先生卒倡爲專祠桂林以祀；祠在桂林城西華門外。以羇孤如燕，賦秋燕以自況，至取以名集。冬，先生旋里。

十有七年丁酉，先生年二十有九。

秋七月，先生與同邑袁揆齋昭敍應試桂林，旣至，日度浮梁，遊城東諸山奇巖邃壑，搜剔探討，率日暝而後返。袁故邑名進士珏子，爲先生中表兄能詩，有奇氣，與先生文字知愛特深，故喜與之遊。一日晨起未盥，袁面先生，相之曰：中矣，然而副車之一也。旣而果驗。座師爲祥符劉鏡河先生潯，漢陽史先生佩瑲，房師爲石城溫惕庵先生鵬翀。冬十月先生至自桂林。

十有八年戊戌，先生年三十。

春，先生復游桂林，有出東門西門行，過壺山，桃花已落，訪雷酒人墓，不值，登榕溪閣，招隱洞，杉湖翫月諸詩。

十有九年己亥，先生年三十有一。

時福州梁茝林中丞撫桂，聘先生校定三管英靈集。先是楚雄公欲選輯廣西人詩文彙刊之，未成，中丞惜之，因有此舉。先生初意辭不就，王定甫謂此舉振古耀今，襄事有成，厥功甚偉，力贊其成；臨桂劉少寅炳昌亦言此事有成，亦以終楚雄公未

覺之志。先生遂欣然就聘。

二十年庚子，先生年三十有二。

春夏之間，先生仍從事三管英靈集之役，是年竣事。

秋九月先生舉於鄉，唐子實爲舉首，座師爲寧陽黃石岑先生恩彤，莆田林帖瞻先生揚祖，冬十有一月，與子實及林詞臣計偕入都，詞臣爲子實外舅，名洊源，臨桂人，嘗爲楚雄公裁答牋記，亦以其年領鄉薦者也。

二十有一年辛丑，先生年三十有三。

春，先生會試報罷。復與子實詞臣同行出都。先生客留大梁；子實詞臣歸廣西，先生送之南郭門外，詞臣賦詩相贈。其夏六月，河決祥符三十一堡，趨灌危城，怒濤撞擊，重圍泱漭先生與查辛香冬榮實居其中，數月不得出，其間不死，介於毫髮。及秋深，水殺，始踰城登舟去，遂逾河入淮，渡江而南。攬金焦北固諸勝，遡錢唐登富春山渡彭蠡遡章貢度大庾行一萬五千數百里而歸。抵蘇時値梁茝林中丞移節蘇撫，因晉謁焉。中丞邀住節署花園之左廂，凡十八日辭歸。冬十有二月晦，抵籐，時溫

惕庵先生令藤縣，留在縣署度歲。

二十有二年壬寅，先生年三十有四。

元日，先生同劉梓坪秀才登藤縣浮金亭，浮金亭者，東坡南遷，嘗艤舟登臨賦詩其上者也。在縣東浮金渡頭山阜之上，山勢高挺，俯瞰繡江，爲藤縣古蹟，先生旣登成詩而還。四日先生至自公車，旋買棹訪黃香甫陳東橋於潯州，先是，香甫就食於潯，聞先生歸，寄以書，略曰：昨聞文從還里，卽欲把臂一敍，而牽絆不得來，東橋亦時時相念，相隔僅衣帶水耳，執事倘掉一葉舟，來尋舊雨，則草堂雖隘，足供平原十日之歡，將來大集中，添此一段墨緣，未必非後人佳話也。先生得書，爰有此行。

二十有三年癸卯，先生年三十有五。

春，先生館邑零一里中團村。

秋七月旣望，溫惕庵先生以采銅于役滇南，舟過平南，先生自鄉閭走送，乘小舟夜渡古雍灘，邐迤數十里，謁之於大黃江，溫驚喜，出酒慰勞。

冬十月，先生入都會試。

二十有四年甲辰，先生年三十有六。

春，先生會試報罷，出都時，先生伯姊之壻，黎丹裳明府士華令汝陽，黎同邑人，亦先生文字知者，因往依焉，讀書於縣署之綠淨軒中。

夏六月，孺人劉生子景陔，小字阿金。

冬十有二月，先生入都會試。

二十有五年乙巳，先生年三十有七。

春，先生會試報罷。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氏繼其鄉方靈皋劉才甫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爲正宗；上元梅郎中伯言，姚氏入室弟子也，居京師久，以所得傳授徒友，文老而峻，吾鄉如朱伯韓王定甫龍翰臣唐子實諸前輩，皆從之遊；而先生亦於其年以質於呂先生者，請業伯言，嘗於三月二十五日偕同人集龍村寺爲伯言作生日，有詩；集中文如伊尹論查辛香詩序天窮子哀辭陸曉峯哀辭馬氏姊哀辭皆商榷伯言而爲所許可者也，

顧杏樓儀部元凱，其年出守潯州，耳先生名，訪之於僧寮，先生手疏治潯數事投之，首言治盜尤切至，定甫一見，詫曰：君毋欲人爲郅都鷹邪？先生曰：然吾茲言，特禍未發耳，異日當思吾言。

夏，先生在京師，王定甫集同人爲甘太孺人壽，先生以所居長樂村，依山臨水，門外陂塘漫演，出溉良田數十頃，將歸與兄文舫奉太孺人居之；太孺人樂先生養，凡先生在，尤驩然，蓋其年太孺人已七十矣。

秋，先生出都，歸至興安度歲。

二十有六年丙午，先生年三十有八。

春，先生至自公車。

夏，先生赴東，應粵撫黃石岑中丞校書之聘。中丞故先生師，先生既抵粵，居節署之東軒，卒校定明于文定讀史漫錄十四卷，并加箋注，並閱學海堂詩賦經解，及粵秀書院課藝各卷。中丞以先生文名未噪東粵，特屬爲兩司課中堂節度相六十壽序一篇，先生規倣漢魏，頗費苦心，及成，中丞揚之於衆，當道翕然稱服，無異詞。

冬十有一月，先生旋里。

二十有七年丁未，先生年三十有九。

春，先生以公車不行，正月八日，赴東，佐全小汀學使幕，冬十有二月，先生旋里。

二十有八年戊申，先生年四十。

春，先生復東行佐幕，冬在粵度歲。

二十有九年己酉，先生年四十有一。

春，先生復東，冬十月旋里。十有一月，先生入都會試，度歲於岳州之螺山。

三十年庚戌，先生年四十有二。

春，先生會試報罷，冬十有二月，先生至自公車。

咸豐元年辛亥，先生年四十有三。

秋七月二十四日，先生卒月日。其兄昭堯以先生葬於所居之後山原。先生臞貌長身，容色常黧，目炯炯如流星；與人常坦中，不多求備於物，而能侃侃自行其意，矜風節，慨然經濟。居京師日，常與王定甫朱伯韓龍翰臣唐子實爲文字飲，日多講

摩，聲氣冥合，而代州馮魯川志沂，仁和邵蕙西懿辰，善化孫芝房鼎臣，瑞安孫琴西衣言，亦時相往還。尤與定甫善，歷十餘年，顚倒離合，久而情性彌相篤嗜，至相見洞肺腑，未嘗覺其爲兩人。定甫嘗謂先生足下行身爲文如賈誼朝錯，縱弗肯以自居，若子瞻兄弟少年到京師日，量已當之綽然。又稱其詩如萬壑笙鐘，千山鱗甲，爲不可及。而楚雄亦謂於庸庸瑣瑣中，能崛起卓立，不梏於俗，如君輩者，當不徒生。烏虖，昔虞仲翔有言：自恨骨體不媚，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靑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若先生者，抱其瑰異靑雲自許，雖未嘗設施於世，落拓偃蹇，賫志以歿，然師有楚雄月滄伯言，友有定甫伯韓子實翰臣，先生固不必藉諸賢以傳，而觀諸賢之於先生，不可謂非知己者，其亦可以無恨已。始定甫從大學士賽公南征，歸抵桂林日，聞先生家居，請於賽公，特牒持先生，使出方略，久而不至，徐乃知牒至門而先生已殯寢也。先生旣卒，定甫子實皆若有所失，於後定甫卒爲文表先生墓，而子實亦親至先生家，周恤其孤，並爲置祭田。烏虖，足以風勵薄俗也已。所著有怡雲樓詩草四十卷，致翼堂文集二十卷，懺綺龕詞藁一卷，彭氏譜系一卷，客帆

聞見錄若干卷未成，又輯司業遺稿若干卷，又輯平生師友詩名風雨懷人集若干卷，未成，詩文集見刻於杉湖十子詩鈔，涵通樓詩友文鈔，然不過十分之二。

黃元同先生學案 唐蔚芝

先生諱以周，字元同，晚字儆季，定海經學大儒黃先生諱式三號儆居子之季子也。先生幼承家學，七歲，讀禮記，旋受士禮周官諸經，依次終業。十數歲，即銳意著述，露鈔雪纂，手不釋卷。年三十餘，著書已裒然成巨帙，德清俞蔭甫先生，主講杭州詁經精舍，先生上書自言其志，頻獻所著以就正，俞先生優禮答之，不敢以師自居也。同治庚午，以優行貢成均；是歲，舉於鄉；明年，應春官試，補國史館謄錄，歷署遂昌於潛訓導，旋補分水訓導，所至訓迪士子，成人有德。光緒庚寅，特賜內閣中書，旋奉特旨陞用教授，補處州府教授，以年老不就。自乾嘉以來，士大夫鉤稽訓詁，標宗樹幟，名曰漢學；其末流之失，不免破碎支離，甚且分別門戶，掊擊宋儒義理之學，以爲空疏，意氣囂然，漸滋暴慢，先生獨謂：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均多乖離聖經，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國朝講學之風，倡自顧亭林黃梨洲諸先生，亭林先生嘗謂

經學卽理學，經學外之理學爲禪學，故經學理學宜合於一，不宜歧之爲二。乃體鄭君朱子之訓，上追孔門之經學，博文約禮，實事求是，其所得於心而詔後學者，乃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江愼修王自修先生以後一人而已矣。光緒中葉，新學勃興，士或稍稍變其所守，先生獨卓然不惑於流俗，素履而行，遯世無悶，束脩以上，以是咸歸之。先生秉性孝友，事儆居子數十年未嘗離左右，居恆動容周旋，必中於禮，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端愨而精詳，其教人務以敦品勵學，躬行實踐爲旨。瑞安黃漱蘭先生督學江南，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寧波太守宗湘文先生，建辨志精舍，聘先生主經學科，南方弟子從之者千餘人。先生壹本孔孟之教以爲教，嘗取易靜專二字以訓南菁諸生曰：學問必由積累，初無頓悟之方；而積累全在靜專，亦無襲取之道。人有終日讀書而掩卷輒忘者，病在不靜；有終身讀書，白首不名一藝者，病在不專；靜則記性强，專則學術成。又曰：昔之儒者尙專經，故能由一經以盡通諸經；今之學者欲無經不通，乃至一經不通。其篤實如此。文治自光緒乙酉歲，受業先生門下。忽忽已三十餘年矣，追維先生之訓，恆自警惕，爰撮其爲學大旨，並著作源流，列於篇。

俾後之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至先生行誼，已詳王君兆芳所爲行狀，而學侶門徒，則又繁不能詳，故均不著。

著作概略

先生上俞蔭甫先生書云：周質鈍學淺，一無所底，奉承庭訓，麤知漢宋學門戶；年二十餘，好讀易，病先儒注說，於畫象爻下，自騁私說，揆諸聖傳，往往不合；於是有十翼後錄之作。嗣後，喜觀宋儒書，又病其離經談道，多無當於聖學，甚且自知己說之不合於經，遂敢隱陋孔聖，顯斥孟子，心竊鄙之；於是有經義通詁之作。（按此書後改名經訓比義）三十歲以後，又好讀禮，苦難記憶，乃分五禮類考之，會萃舊說，斷以己意，撰吉禮說，未竟，以兵燹輟業；旋以先人棄養，讀禮苫次，於小祥後，撰凶禮說，合訂之，名曰禮經通詁。（按此書後改名禮書通故）又編舊作雜著文說之無裨經史者刪之，非我心得者黜之，約存若干篇，名曰儆季雜著。周檮昧不才，妄自撰述，懼見怪於當世，輒藏棄之，不示人。今年四十矣，恐以痼蔽，終身無發矇日，幸遇有道，敢不就正，所呈經禮通詁兩冊，覬求指示紕繆，俾得改正，

果蒙惠教，周將執弟子禮，奉全書以拜門下。

謹案此書載入兪蔭甫先生所刊袖中書中，先生生平著作梗概，麤具於是矣。

十翼後錄　周易故訓訂

儆居子最精易學，嘗著易說一書，不拘舊說，獨標心得。先生紹承家學，著十翼後錄八十卷，嘗謂：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經也；孔子之傳注也；以三聖人之經，而孔聖爲之注，後世之說易者，但守孔聖家法，足矣。故所作十翼後錄，不分漢宋門戶，惟以發明孔聖之說，與合於經例者爲主。晚年又輯成周易故訓訂一書，自序之曰：昔者文王作彖，周公演爻：其名小，其類大，其旨遠，其辭文，意蘊而不盡，義深而難測。左氏傳錄術家言，或已漫衍，而不得其宗，孔聖乃訂之，作十傳，以翼經，謂之十翼。彖傳明六畫之法象，彖傳舉一卦之綱領，爻傳析諸爻之義例，而繫辭說卦諸傳，易之精蘊具於是。夫經之有傳，猶射之有彀也，學者勿背彀而去，必志彀而發之，然一人發之，巧與力有不逮，不若與衆人共發至且中之多也。是以學者必廣搜古注，互證得失，務求其是。若夫舍古求

是，詎有獨是，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學必求古，而古亦未必其盡是矣。古人易注充棟，多至千百家，卽周之所旁搜而得見者亦不下四百餘家，其中有不遵孔子之傳而臆解文王周公之經，且有不遵文王周公之經而好伏羲之言，是所謂變轂率者也，其力能至乎？其巧能中乎？一至無不至一中無不中乎？惟願學者擇是而從，勿矯異，勿阿同，斯爲善求古善求是也已。周幼承家君之訓，口講指畫，略有會悟，作十翼後錄若干卷，會萃先儒之說，條列之，融貫之，若是者有年。今約其說而成是書，擇古注之是者從之，其背聖傳以解經義有不安者，則足之以鄙意，顏其名曰周易故訓訂，訂者平議之也；不敢矯異於古人，亦何敢阿同於古人，務求實是，毋背聖傳，致乖聖經也云云。先生嘗病清初說易諸家，不無支離穿鑿之弊，甚者不諳家法，馳說騁辭，深爲可惜；故所擇易理，務在以經證經，發徵言而明大義，較諸惠定宇諸儒所述，精深蓋遠過之焉。

謹案十翼後錄，未經刊刻，周易故訓訂，文治僅鈔得上經一卷，藏以待刊，近世學者，但知先生禮學之精邃，未能知其易學之閎深也。杜謹案周易故訓訂上經一卷唐師現已刊行

禮書通故

先生篤守聖門約禮之訓，其於禮斯須不去身，於禮學終身以之，著禮書通故凡五十卷，刊行於世。自敍云：禮根諸心，發諸性，受諸命，秩諸天，體之者聖，履之者賢。博文約禮，聖門正訓也。周六歲入塾識字，七歲讀小戴記，謹承庭訓，略識小節；三十而後，潛研諸禮，於經十七篇外，搜輯大小戴兩記及周官春秋傳，分門編次，釐定先後，注疏家言，有俾經傳，亦附錄之，乎文大義，具彼書矣。而儒說之異同，別彙一編，遲之數年，迺放戴君石渠奏議，許君五經異義，裒集，是書草剏於庚申，告蕆於戊寅，列目凡四十九，曰宮室，衣服，卜筮，冠禮，昏禮，見子禮，宗法，喪服，喪禮，祭禮，郊禮，社禮，羣祀禮，明堂禮，宗廟禮，饋食禮，時享禮，改正告朔禮，藉田躬桑禮，相見禮，食禮，飲禮，燕饗禮，射禮，投壺禮，朝禮，聘禮，覲禮，會盟禮，卽位改元號諡禮，學校選舉禮，職官，井田，田賦，職役，錢幣，市糴，封國，軍賦，田獵，御法，六書，樂律，刑法，車制，名物，儀節圖，名物圖。蓋先生畢生之精力，萃於是矣。俞蔭甫先生爲之敍曰：禮學中集諸家之大成者，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

文正公嘗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於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然惟秦氏之書，案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爲治禮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得以窺見先王制作之潭奧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深惜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詁經精舍，始得交於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所選禮書通故數册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巨編來，則裒然成書，又得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頽，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承不鄙棄，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衆論，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綏以屬武，非飾纓；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貌爲正義，或以爲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卽元冠；婦饋舅姑共席於奧，謂二席並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

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嘆，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經義麤觕，無能爲益，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乏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云云。其推尊如此。

經訓比義

自漢宋學分途，學者膠於成見，意氣紛爭，鮮有能實事求是，以溝通之者。先生深究天人之奧，道德之歸，性命之蘊，嘗謂：宋陳北溪先生字義精矣，而不免失之於虛；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鑿矣，而更失之於嚚；阮文達作性命古訓論語論仁論本原經義，可謂精而實矣，而尙嫌其略；爰著經義通詁一書，以破虛無寂滅之陋，而燭詖淫邪遁之情，晚年改名之曰：經訓比義。先生自序之曰：經者聖賢所以傳道也，經之有訓詁，所以明經而造乎道也。儒者手披口吟，朝夕無倦，孰不有志於聞道，顧或者辨聲音，定章句，專求乎訓詁之通，而性命之精，仁義之大，一若有所諱而不言；言之者或又離訓詁以談經而經晦，離經以談道而道晦，甚者隱陋乎孔聖，而顯斥乎曾孟諸子，此豈求道

者之所宜爲哉？夫聖賢之經，儒說之權衡也，儒說之是非，以經質之；經義難明，以經之訓詁核之；經訓不可偏據，以諸經之相類者融貫之；經以類纂，如絲之綸；同異旣別，是非自明；所謂叛慚疑枝邪離遁窮之情形畢著矣，不揆檮昧，采掇成書，道必宗經，訓亦式古，而區區之意，尤在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庶或心知古意，不惑歧途也。因取國語士亹之言以命其書，分爲上中下卷，凡二十四目。蓋是書一出而經學理學始會歸於一，是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者，皆確有其主宰，而不墮於元虛。劉芷人先生見之曰：以此說經，經由是明，以此應世，庶不執臆見爲理義，敗壞天下事矣。南菁同學顧君鴻圖等，爲刋行於世。

子思子輯解

孔子之學，傳於曾子，子思。孟子得子思之傳，不獨中庸之費隱，性命之精微，卽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節，亦取法於子思，有壁立萬仞之氣概，有泰山巖巖之精神。先

生以爲由孟子以求孔子曾子之學，必以子思爲樞紐，嘗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而尤注意於子思子。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數年，子思子輯解成，斯無遺憾。其後卒輯成書七卷。蓋至是而先生之志彰，先生之學亦愈精矣。其自序曰：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間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林同，而並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譜引中庸一事，史漢注引中庸兩事，文選注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梁沈約謂今小戴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類列皆取諸子思書中，斯言洵不誣矣。其書唐代猶盛行，文書家類書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存，太平御覽采取頗多，而條稱子思，條稱子思子，一部書中稱謂錯雜，豈其所引子思語別見於他書與？然檢諸古籍，多目爲子思子，則輯御覽者人各異題，初無別於其間也。意林載子思子七卷，南宋以後七卷本已難獲，而鼂公武猶及見之，其季遂亡，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見所見者汪晫輯本，藝文志考證云：今有一卷，皆取諸孔叢子，非本文，卽據汪輯而言也。汪輯凡九篇，割裂中庸文，分天命鳶魚誠明爲三外篇，剌取孔叢子書

有胡憂胡毋豹喪服魯繆公任賢過齊六篇所輯踳駁，本不足傳，今並此而亡之。近時輯子書者，以嚴鐵橋馬竹吾爲巨觀，而皆不及子思子，非六合內之大憾與？初以周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內有是書所輯皆古人引子思子語，其單書子思者，別見於後。孔叢子所載不濫及焉。近染寒疾，已踰一載，時思舊輯疏漏，宜重董正而精力不逮，爰命南菁講舍諸生廣爲搜羅，復得若干，乃加注焉，而寒熱時發，功有作輟，凡四閱月而後蕆事，以中庸累德表記緇衣坊記之有篇名者爲內篇，凡五卷，漢魏唐宋儒書有引述子思語，亦並脅輯，檀弓引見七事，孟子引見三事，雖或係後學之傳聞，而語著經典，即非出諸本書，而輯逸文者，自宜據補，總曰：外篇一卷。孔叢子雖贋書，而售贋者必參以真，其術方行，若概以贋不能售也。魏晉時子思子具存，而作僞者欲援以爲重，錄其真者必多，王肅家語其故智矣。若盡擯之，不已矯乎？凡引見五十二事，別之曰附錄，又一篇，都爲七卷，時襄輯逸文者，顧鴻閶曹元忠胡玉縉蔣元慶李達林之祺之功爲多云。

軍禮司馬法考徵

漢書藝文志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已佚。今所傳五篇，係兵法非軍禮舊文也。漢晉以來，經注疏義所引，據司馬言，往往五篇所未有，當係軍禮佚文，桐城姚姬傳先生惜抱軒筆記山陽丁儉卿先生佚禮扶微先後皆有戢孴，未臻完備。南菁同學陳君善餘據姚丁兩家所輯，復搜羣書，更加綴補，先生迺爲之董正其次，推明古制，折衷經教，爲攷徵二卷。其題辭云：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或敍軍禮，或詳兵法，祖述似同，裔流迥別，劉編七略，以其均出司馬，並列兵家；班志藝文，冠以軍禮，移入經類；鄭氏通志，力排班書；章氏校讎，又詆鄭說，顧舊籍久佚，墜緒難尋，任意出入，迄無定論。今以所見言之，世行五篇，舊名司馬兵法，宜依劉略爲允，此猶周易明堂未可混列六藝也。其論軍乘諸篇，昏鼓四通，許慎引爲禮文；邱馬一匹，杜預直稱周禮，通人雅意，悉從班志，此猶劉向五行傳有別於所序六十七篇也。史記自敍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三子，能紹而明之，實爲兵法諸篇而發，博物志文籍考因司馬法與周禮相表裏以爲周公所作，又以軍禮諸篇而定，言雖各有所指，其爲西周古書，灼然可見。劉氏父子校錄秘書，揚搉家法，允稱密至；惜司馬法百五十篇，未以兵法軍禮分隸兩家，致後人猶有

遺議也。高堂生傳禮十七篇，雖不能備吉凶賓嘉，尙有端緒，而軍禮獨闕，無由表見後世。鄙人何敢談兵事，裒入佚文，徵成其義，欲以備五禮之一云云。先生是書雖抱殘守闕，存千百於十一，而隅反之士，藉以尋省，遂謂古軍禮至今存可也。

儆季雜著

先生於文，退然自以爲弗工，然淵懿樸實，古色蒼然，實非近世經生所能及。蓋先生之學，精於窮理，故其硏求訓故，辨析是非，細之入毫芒，大之充宙合，而從至性中流出者，尤足以感動人心焉。所譔儆季雜著五種，曰：禮說，曰：羣經說，曰：史說略，曰：子敍，曰：文鈔。禮說大都掇通故之精華，融貫而出之。經說以釋易諸條爲尤精，如周季說易古義，謂周易非卜筮之書，釋艮限列膻謂醫術通儒；釋坎九五爻辭謂祇當依鄭讀爲坻，坎不盈者上坎已平也，坻既平者，下坎亦不盈也，是卽象傳水流不盈之義，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釋豐日中見斗日中見沫，謂卽彖辭之宜日中，斗與沫雖不明，而其不明者甚小，庶與來章有慶譽之義相合；釋升上爻消不息，謂坤性柔暗，昧於升陽之義，

非謂陰自升而不已也，上苟昧於升陽，則下陽爻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於不息之貞，此正深爲君子謀，非爲小人幸；此皆易學之精微，聖經之通例，爲前儒所未發。史說略則博采古籍，考覈精詳，而論秦漢唐宋田制異同，論限田等篇，自秦以來利弊得失，瞭如指掌；其意蓋在覈明古禮，以俟後聖可行，益見先生經濟之學，有本而有源矣。文鈔中如顏子見大說，曾子論禮說，子思學詩說，管仲子路功烈說等篇，皆論述聖門弟子學術；子游子夏文學說，謂係南北學派之權輿，北方多苦卓力行之士，學業亦尙專攻，是善用守者，而其失也拘虛而不達，南方之士好博大，識見議論，時突過前人，是善於創者，而其失也氾濫而無歸宿；豈游夏之流風使然歟？上下千古，俾後世知學派之祖。德性問學說道德說辨虛靈辨無等篇，推論道德性命之學，精義堅深，並爲千古未磨之作。南菁講舍論學說本朱子常熟吳公祠記，子言子敏於道不滯於形器之說，詳攷子言子學問，並謂文學卽鄉三物之六藝，藝與德可分，藝與道不可分，藝無道其藝疏，道無藝其道虛，以補朱子碑記所未及，後賢有作，不易斯言矣。明經公言行略質庭志傳，仲氏譜傳等篇，孝友至性，溢於言表，足以警衰世而風末俗。故讀禮經等說有以

見先生學問之大，讀文鈔尤可見先生學問之醇。

謹案禮說經說長沙王益吾先生曾刊入皇淸經解續編中，非完全本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宋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久罕全本，康熙時崑山徐健菴先生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殘本而已。朱竹垞先生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云云。及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甯元祐紹聖間九年事，讀者憾之。至光緒中，瀏陽譚文卿先生刻長編於浙江書局，更本竹垞先生之意，屬書局襄校諸君，以楊書補長編，使數百年闕佚之書，一旦完善。時先生在局襄校，首任其事，大要以楊書爲主，並參攷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數十種之史書，閱兩年而後蕆事。是書之成，先生之力居多，特係衆人所共輯，非先生所獨纂，故行狀未列是書云。

孫仲容先生學術概論　張壽賢

余於癸亥之歲，得籀公古籀拾遺，喜其說字新穎，而攷覈詳贍，遂進而徧購其遺著讀之，深歎海內學者，推爲近世經儒第一，非誣言也。而其研究先生學術，有所討論者，又皆語焉不詳，未足厭意；如章太炎先生所撰傳，號稱仿劉向別錄之體，專主學術，不錄碎事，然論列所及，僅及三數巨著，而其他則一概擯斥不論。蓋章先生意主行文，懼患冗楸。它如宋君慈抱年譜，頗爲詳賅矣，而論列諸書，亦未有能深入顯出至纖至悉之討論，蓋宋君專主紀年，於籀公學術之條貫，及著作之精指，未能兼及耳。此外如朱孔彰章梫張謇等所述，度亦不能過此矣。今則條理略依章朱二家，詳細則仿之宋氏，每述一書，必深鉤原篇之精華，及著作之本義；其尤重要者，更列細目，以淸省觀。又凡討論學術，不厭紆回，務必使作者之苦誼，與讀者之觀察相爲照顧，非無旳之矢也。又篇中辭氣或不相類，則因或扎

於平素，或綴之臨時，纂集之間，遂落痕跡耳。著者附識。

傳略

先生名詒讓，號籀高，仲容其字也。永嘉郡之瑞安人。父衣言，曾官翰林院侍講，安慶府知府，署廬鳳潁兵備道，鳳陽關監督，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司，江寧布政司，以太僕寺卿致仕歸。先生生於道光二十八年，同治丁卯，舉浙江鄉試，爲張文襄（之洞）所取士。五赴禮闈，未試，遂一意古學，精研三十年，與德淸兪氏，定海黃氏，同爲江南靈光，後主溫州師範學堂，爲浙江教育學長，光緒間，徵主禮學館，未赴，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春秋六十有一。

學術淵源及其著述

先生之學術淵源可分爲三

一　遠胎永嘉之學。　永嘉處於海中，（山海經曰甌在海中）古稱澤國，與大陸縣絕，自古無學

術可言。宋元豐中九先生起於其鄉，（蔣元中沈躬行劉安節劉安上戴述趙霄張輝周行己許景行）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用。而陳傅良之學，更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列代之經制大法，與夫當世之制度沿革得失之故，稽鉤詳索，委曲賅洽。葉適晚出，能大其傳，其爲文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其蒿憂碩畫，所謂用之則可行者也。是曰永嘉經制之學。太僕公治永嘉之學，曾搜集遺著，刊而行之，曰永嘉叢書。至先生復能合清代之樸學爲一。

二近法乾嘉經師。　有清一代學術，迴邁前代，而乾嘉兩朝尤爲全盛，閻胡惠戴段二王最爲有名，所謂樸學是也。先生感受影響最深，而尤傾於王氏父子。

三並交當代學人。　先生同時有德清俞樾，戴望，寶應劉楚楨父子，皆大師也。而同鄉有几山雁湖兩先生，及黃仲弢學士，又皆博學能文，先生或與之遞書辨難，或與之昕夕鑽研，相爲督促，相爲勗勉。

學術之淵源既明，今當論其著述。据吳氏士鑑奏摺，有周禮正義，周義政要，墨子

間詁，尙書駢枝，逸周書斠補，大戴禮記斠補，古籀拾遺，九旗古義述，六秝甄微，名原，契文舉例，廣韻姓氏刋誤，扎迻籀高述林，永嘉郡記共十五種；章氏傳文多經迻古籀餘論二種，張氏謇墓表多大篆沿革攷一卷，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一卷，(按今附古籀拾遺後)周禮三家佚注一卷、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四部別錄一卷，溫州古甓記一卷，百晉精廬碑錄一卷。溫州建置沿革表一卷；近今又有瑞安陳君繩夫輯籀高遺文二卷，都二十六種。

章氏嘗稱弟子於先生之門，其傳特可信，有云：以爲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今按先生之學，其赴以畢生之力者，實此三種，而其他亦自有先生之價值，謹分述周禮墨子金文契文校讎方志爲五目，而以其餘入之雜著。

甲 周禮

欲明先生之周禮學，當先明周禮之本身問題，隋書經籍志云：

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

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之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然自漢今古文學分後，已多疑周禮非周公作者，張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碩不信周禮者也；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衞宏賈逵許愼馬融鄭玄篤信周禮者也。宋盱江先生李泰伯曰：

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覯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有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盜憎主人，夫何足怪。

降及有清，議論舛午，信疑相參，而汪氏中周官徵文，則臚舉六徵，必其非漢人所作，其說甚辯，足以祛惑發疑。蓋周禮自劉歆蘇綽託之以佐王氏宇文氏之篡，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皆踣其祚而亂其政，故疑之者得肆其雌黃耳。

而歷代研究周禮者無詳細之疏注，及精密之考證，亦爲今文者攻古文家一大因也。自先生周禮正義出，始爲學術界放一異彩，而周禮之本身問題，安如磐石矣。雖間有人援公羊之說以爲辯難，然亦不能損其毫髮，其自序云：

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汋損益，因襲積累，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

嘗信周官較汪氏爲尤甚。又曰：

其閎意眇恉，通關常變，榷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閽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庶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衆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

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

其意恉所在，蓋非徒僅爲考據注疏而已。乃欲得志行道，與天下共其休戚也。章太炎謂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又往往傅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齊魯間學。先生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㕘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此言誠爲確當，蓋先生考訂之勤，比覆之精，而蘄爲世用之志，乃所謂永嘉經制之學而已也。其自序又曰：

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缺，艸創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册，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刋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櫽括𦡱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愜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繁補缺，廿年以來，稾艸屢易，最後迻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

按先生此著爲生平最精之作，鑄版於光緒乙巳，竣成於丁未之秋，閱數月而先生下世矣。幸此鉅著，猶及成於先生生存之日，自有新疏出，而舊疏可廢矣。吾人之眼福爲何如也？

中國自昔崇儒，董仲舒言通天地人謂之儒，荀卿有儒效篇，禮記有儒行篇，班志序錄九流，儒者爲首。然荀卿又言偷儒憚事，方言以儒爲愚，爲偄選，說文曰：儒柔也。古人又讀如孺，則尙小之稱，無怪以儒爲戲矣。此說吾本之汪孟慈喜孫。讀者不以爲贅文，則請備論之。自七十子而下之稱爲儒者，類皆徒尙空虛而抹略實際，往往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及施之於行事措置，則偄選不可一割，顏習齋嘗詆漢儒誤於訓詁，晉儒誤於淸談，唐儒流爲佛老，宋儒更誤於禪宗鄉愿，至比之於洪水猛獸，楊墨嬴秦。其說誠不免於激烈，然其言堯舜文武之道，在六府三事，孔門之儒，以四教教三千弟子，文卽六藝，行卽六行，忠信卽隱括六德者，則自漢以來儒者所不能言，而亦中國致貧積弱之癥痂也。自漢迄淸，著述至不能計，其間固不乏精深博大，有裨正身之德，利國之用，厚民之生者，然家家訓詁，人人注疏，果能悉如顏氏所言耶？抑未必耶？此則汗牛充

棟之著述，則或者爲洪水猛獸，楊墨嬴秦，或者且與故紙敗絮，爛藁腐草，同其價值而已。惟先生之著周禮，則吾斷其於儒者之稱，確然當之而無愧，故世人目其書爲集訓詁之大成，盡注疏之能事者，淺之乎視先生矣。先生生丁咸同光緒之間，値海疆多事之秋，中經甲午庚子兩役，國勢阽危，不可終日，又目睹新舊之不相容，新者侈口壞坫，疾事更張，舊者老鈍愚謬，死守殘壘，要之西洋新文化，自有其不可磨滅，爲吾中國求富强而必取法之具在，中國政教，亦自有其亟待整理，力宜保守之學在，固未宜有所褊裂也。先生疏周禮實燭照於此，故其於有周一代之典，所以成周家八百載祀者，殫極究心，而於其政法之精詳，能與泰西諸國相參互發明者，尤爲留意，故又有周禮政要之作。（周禮政要一名變法條議自云光緒辛丑廣求衆議將變法自强友人屬爲具稿乃以周禮爲綱西法爲目陳古剴今都四十篇）其序曰：

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化之盛，莫尙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各國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頗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舊政已發其端。

紬繹其書，如以地官鄉遂之制，爲卽西人自治民選之制；大司樂成均之法，卽西

人學校之制；保氏九數，卽西人幾何三角代數面體微分積分之指；小司寇掌外朝之政，卽西人集議院元老院之制。又如西人之新聞廣告，卽誦訓土訓外史掌達書名四方之職；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卽西人擅外交之官，通譯語之道；司虣侯人野廬氏，卽西法之警察也；太宰太府九式之法，司會司書會計之事，則西法豫算決算也。他如周禮有卝人則覘苗發掘或先乎西人艸人土化之法，則又與西人植物學相表裏；攷工一記，爲工事之經，金木諸工，則製造之學也；梓匠諸職，則工程之司也；舉凡西人物質之文明，科學之驚人，我中國二千年前之載籍，已纖悉畢載，惜漢唐宋諸儒，未及備究耳，先生壽張廣雅六秩序又有云：

詒讓昔治周官經，而知周之軍制，與學校相輔而立。……西周之隆，所以張皇六師，鞭撻夷貊者，實在於是。歐美諸强國，學堂雖盛，方斯邈矣。至其教學之方，端緖精備，經典或未能盡詳，而推其總要，則惟德行道藝師儒兼重，綜貫萬原，今西人所治天算地形光重化電諸學，蓋已略賅於其中。……獷秦燔書，經籍淪佚，周官道藝之傳，闕焉不續，縣歷千載，益陵夷不講，而西人遂乃窮其智巧以自名其學，俗儒蒙

固，亦復幽冥而莫知其原，學校廢而道藝微，斯固古今盛衰之原，抑亦中外强盛之樞鎗歟？

於此可見先生之見識之閎通，爲何如矣。先生掌教之時，卽以政要科諸生，俾明中西新舊之通貫，不屈新以就舊不絀舊以就新，良以學校爲人才之本，教學而失其準的，將來天下事不可問聞矣。

乙　墨子

中國自甲午而後，弱點益暴，外患之侵陵，已咄咄逼人，新舊之相爭，益不可究詰，其病遂如寒疾之四體皆冰，真火不絕如縷，苟欲起死回生，固非參苓中和之儒教所能，必得烏頭薑桂之墨教以矯之。（嚴又陵語）考墨子之學說，曾暢行於二千年前，孟子所謂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之墨者也。秦以後乃湮沒而無聞，班書藝文志僅列尹佚田俅子隨巢子胡非子三家，又以其書多古文奧語，學識小者不能讀，見界卑者不敢讀。淸代諸儒，始出其治經史之斲輪手，通訓詁之絕技，以整理之，

以校讀之，如盧（文弨）汪（容甫）孫（星衍）武（虛谷）皆於墨子有艸創鈎討之功；張惠言則發明經上下旁行之條理；而畢秋帆更有搜集餘聞，整理排比之功；其後王念孫、俞蔭甫則又本其嚴密之方法，校正譌文挩簡；至是始稍稍可讀，而二千年前曾凌鑠一時之墨子，復為人尊稱，而稍稍道其學說矣。先生愛其撢精道術，操行堅苦，以佛氏等慈之恉，綜西士通藝之學，推為九流巨派，遂就畢本補綴成注，擘校廿年，博采衆說，成墨子閒詁十五卷，而附以傳略，年表，傳授，緒聞，通論，鈎沈，六種，其名為閒詁者，仿許慎之注淮南也。黃仲弢跋有云：

太史公曰：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序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闕，以己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所謂閒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寀文例以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變遷以刊正譌文，發古書雅記之晻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

云：

其命名之始，已自犖然，今謹先引俞章兩先生之評語，後乃詳細討論其精神。俞云：

集諸說之大成，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復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墨子閒詁序）

章云：

集衆說，下己意，神詣迥明，文可諷誦，自墨子廢二千年，儒術孤行，至是較著。（文錄孫詒讓傳）

此外凡爲墨子之學者，無不援先生以爲重，茲並不錄。予於墨詁略事搯讀，辜較言之，厥有八善，臚而陳之，以概其餘。

（一）蒐集之博也。墨家古籍，或亡於六朝，（尹佚田俅子我子）或晦於唐初，（隨巢子）其微言片語，或見之於羣書治要，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意林，渚宮舊事，文選注等等者，先生靡不鉤其玄而纂其要，此蒐集佚說之博也。魯勝墨辯注僅存其序，附

見於晉書隱逸傳，張惠言經說解乃藏於私家，（舊藏金武祥處今神州國光社有影印手寫本發行）王念孫墨子雜誌在讀書雜誌中，俞氏所記在諸子平議，蘇時學刊誤世或罕睹，先生則皆擷而取之，與畢孫汪諸家之說會最抉擇，錯見於注中，使讀者卽此知彼，無煩它求，此蒐集舊注之博也。

（二）采擇之精也。　墨子姓氏，古無確定，或以墨爲姓，或以翟爲姓，或稱墨名其學，或謂烏乃其名，先生則證以漢書呂氏春秋淮南子廣韻通志，而決其姓墨名翟；至其所處，或以爲宋人，或以爲楚人，先生則据呂覽及本書貴義魯問淮南修務等篇而決其爲魯人，此采擇之精也。

（三）比覈之嚴也。　墨子年代，衆說舛牾，無可質定，史遷云：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張衡云：當子思時。畢沅注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汪中則以爲宋景公世。先生則援本書與公輸班魯陽文君相問答見齊太公和齊康公興樂，楚吳起之死，而比覈參考，知畢失之太後，汪失之太前，而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三十六年，凡九十三年中，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

子佚事附著之，此比覈之嚴也。

（四）改訂之確也。　如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兼愛篇注召之邸虖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祁，亦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祈，今本召誤爲后，其義遂不可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又如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壞坦折，卽周禮哲蔟氏之哲，今本迓譌爲退，折誤爲拆；公孟篇夏后啓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蜚廉卽嗌之籀文，亦卽伯益，今本蜚廉譌爲蜚廉，折誤爲拆；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捝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它如經說之蟦爲蚁，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幎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桮爲杯之類，無不冥契聖哲，默符玄眇，此考訂之確也。

（五）訓詁之淵雅也。　如尙賢中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執猶親密也以事上天則天鄉其德，鄉讀爲享；尙賢下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焉劃爲何；尙同上下有善則傍薦之，傍與訪通；中篇是故選擇天

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贊進也，閱簡也；兼愛上有所雜於生人之間，雜讀爲集，集成也，就也；非攻中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讀爲注；非命中篇，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繆卽糾之叚字；非儒下盛爲聲樂以淫遇民。遇與愚通。凡此之類，不可殫舉。或以聲通，或以字叚，無不犂然當理，泮然冰釋，此訓詁之淵雅也。

（六）增刪之妥適也。　法儀篇子墨子曰：至無有也二十七字，舊本挩，先生据羣書治要增；兼愛下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舊本挩其字；吾烏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若舊本挩，先生皆据道藏本增補，非命中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舊本此下重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二句，据明吳寬鈔本及盧校刪；凡此之屬，又亦甚多，刪蕪增缺，務明全書之通例，一篇之語氣，上下文之錯綜，然後或引類書，或引舊本，或取各家之說，應機立斷，獨紹神謀，故增刪雖多，毫不覺其武斷，惟覺其章妥句適，曲當人心，此增刪之妥適也。

（七）剖解之審愼也。　如非攻下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

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先生疑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爲不類，必於君子下增數百二字，然後文條而意順；又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先生疑四電誘祇，當爲雷電誖振，雷壞字爲田，又誤爲四，誖誘振祇，並相近，誖勃振震字通；武王踐功，疑踐阼之誤；以此授諸侯之師，疑爲援諸侯之師；一篇之中，舛互如此，先生疑之而未能決其果當與否，是以疑而存之，既無鹵莽之嫌，且可收同志討論，匡所不逮之効，此剖解之審愼也。

（八）論斷之和平也。　墨既非儒，儒亦闢墨，兩家生徒，大共非詆，降及後世，猶不少息。先生曰：墨子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嫥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丱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媛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墨學通論）此論斷之和平也。

總此八善，墨詁精神，略可概見。次當論其金文契文。

丙金文契文

汪鎬京文字原序云：古人先識字，然後讀書；今人善讀書，方能識字。陳介祺曰：今世無許書，無識字者矣。非古聖之字，雖識猶不識矣。今世無鐘鼎字，無通許書字，正許書字，補許書字者矣。（說文古籀補序）由汪氏之說，讀書必先識字；由陳氏之說，識字必先許書。明許書必旁及鐘鼎。鐘鼎古文之學，始於宋，其初不過橅其形式，識其字畫，無裨經埶也。乾嘉以後，儀徵阮氏（元）南海吳氏（榮光）海豐吳氏（子苾）三數子，方聞遂學，蒐羅既富，考釋亦率可依据，而先生並時，如鄭盦（潘祖蔭）愙齋（吳大澂）簠齋（陳介祺）諸公，收集更多，攷證精徹，而援古文以難許者，紛作矣。先生嘗云：

獷秦燔書，別掓小篆，倉沮舊文寖廢。漢人掇拾散亡，僅經四五，壁經復出，罕傳師讀；新莽居攝，甄豐校文，書崇奇字，而黜大篆；建武中興，史籀十五篇，書闕有間，魏正始石經，或依科斗之形，以造古文；晉人校汲冢書，以隸古定，定多詭怪，不合六書；

蓋古文廢於秦，籀缺於漢，至魏而益微，學者欲觀三代遺跡，舍金文奚取哉？（古籀拾遺序）至是與潘（文勤）陳（壽卿）盛（百熙）王（文介）江（建霞）費（屺懷）黃（仲弢）戴（子高）各出所藏，互爲辨證，而先生學問淵博，是正尤夥，遂成古籀拾遺，古籀餘論，（今未見）名原契文舉例，克鼎釋文毛公鼎釋文等十數種，攷釋精確，出入羣經，茲略舉釋文，通讀，訂許，證經，辨誣，攷商，六類以概其餘。

（一）釋文　劉恭冕跋古籀拾遺云：先生書內如釋叔殷父敦□□，即朝夕；□□□即甲胄；周穴敦□□即味膂；周然咲敦吳師即虞師；周大鼎□馬即走馬；（按劉說有誤古籀拾遺下十六頁周大鼎王召□馬則釋爲走馬訓趣馬引周官鄭注爲證□則取字走馬不涉）周韓侯伯晨鼎□□著三於弓矢之旁，即彤矢，以別於下玈弓玈矢。又如商鐘之□釋爲□，與一切經音義所載古文貿合；宗周鐘□□並釋爲子，與說文所載孳字籀文𦆪字合；遺小子敦之□釋爲□，即說文□字；皆致精塙，足證舊時釋者之誤，

劉氏之說甚長，今節其半，另舉劉氏所未及見而極精確者列之：如金文每多蔑曆連文，自來釋金文，皆以謂即爾雅之蠠沒，復轉爲密勿，又轉爲黽勉；然金文中

又有閒廁爲文者，如敔敦云：王蔑敔曆中孫子敦云王蔑叚曆，夶以作器者之名，著於蔑曆兩字間，若釋爲黽勉，則不辭甚矣。先生云：此二字當各有本義，不必以連語釋之，蔑勞也，曆卽歷，耤字，歷行也，凡云：某蔑曆者，猶云某勞於行，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各如其字釋之，則古金所謂蔑曆蔑某曆者不至鉏鋙而不合矣。此亦見拾遺中，而劉氏所未及也。它如唯穌父匜□字，妊壺□字，舊說爲⿰女疊字，其字爲說文所無，而莫明其義据者也。先生疑卽黃帝娶於西陵氏嫘祖之名，後人因晶厽形近變⿰女疊爲⿰女登，又誤分爲兩字，以厽爲絫，以且爲租，遂至忘其本始，此字也，雖肊說無左證，然古書重⿰忄坒貤謬，往往有此，不可以掓說而輕議之也。（此條見述林與某君論金文書）

（二）通讀　自來爲金文學者，雖謏聞明辯如阮徐（同柏）陳潘三吳，然於釋鼎彝之句讀，皆未厭人意。先生於毛公鼎用力尤勤，釋之至再，它如釋克鼎師穌父敢楚良臣余義鐘等，無不文從字順，略可諷誦。至如釋邵鐘，更舉亥子爲韻，武鋁鱪虡爲韻，鼓且爲韻，壽寶爲韻，直欲與商頌周雅同其鋞鍠矣。

（三）訂許　說文序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

似。又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然許書所引之古籀，有不類於今傳之古籀者；亦有古器習見之形體，不載於許書者；又許書引秦石刻必舉其名，而於鐘鼎則絕不出某爲某鐘某鼎字。蓋許氏實未見古籀真跡也。（略本吳大澂陳介祺說）羅叔言先生云：商周文字，至許君時已千餘年，固不能無後世譌更之失，而許書之傳至今，又二千年，又不能無傳寫校改之譌；故今之學者，但據許書以求古文之真，何異執人之雲仍以求其高曾之聲欬歟？小學爲清儒第一學問，而許書尤爲小學第一要籍，故清儒於許書有絕大貢獻，而其一則校訂是也。顧如鈕（樹玉）姚（文田）嚴（可均）顧（廣圻）段（玉裁）之書，未以鐘鼎古籀相訂正，自不能如後人之精確，而先生則又引鐘鼎文字以訂許之最著者也，如說文（四部）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古文作𠃢，籀文作亖。先生攷以金文甲文，知亖爲古文，𠃢爲籀文，爲許書傳寫之譌。又如火之當作𤆍，小篆下足歧出，無義可說，米之當作兴，象聚細米之形，氏之當爲𠂆𠂆，象山𠂤衺側之形，許依小篆爲說，實爲不類。又如（牛部）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匝。先生據說文（夊部）古文冬字作𠔳云：依文則牢从𠔳，卽古文冬，不必云省；依說解四周匝，則自是象形，與冬字形義復不相

涉。又据龜甲文作⿵冂屮，作⿴凵羊，推知夂止象四周匝，非从古文冬字；若果爲古文冬，則甲文不宜倒作凵矣。又如皿部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先生云：依許說此爲會意字，取水在皿增益饒之之義。然金文甲文益作⿱⺌丌⿱八丌⿱丷丌，皆以水省，與小篆不同，而考益字蓋从水半見，與㕣谷酋三字同例；凡水在皿中平視不可見，至斟挹極滿乃微見於上，正是饒益之意。古文形義相兼，義例至精，小篆變从水不省，則是水全見，將益出皿外，不得長有其饒矣。 按此均見名原，据先生扎迻序，知另有校訂說文之著，而未編著成帙也。

(四)證經　先儒嘗云：識字而不能證經，猶爲鑿空。陽承慶李陽冰之說，至今爲人詬病。先生所釋，如克鼎之夒遠能⿰圭戈，即擾遠能暬。亦即詩書所言柔遠能邇也；又參冋即參縿之省，當讀爲綃，檀弓縿幕魯也，注縿綃也，縿讀如綃，郊特牲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注云：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宜也，縿絅亦即以綃爲禪中衣。按參冋之爲冋縿黃仲弢所釋而先生證以經籍也 又如鐘鼎習見⿰爿片字，宋人多釋爲析，先生因阮文達釋亞爲黻，而推知⿰爿片爲四斧相背形，當即黼字，引爾雅等書以證之。凡茲之類，皆出

入羣經，信而有證；有刱說新義之美，而無鑿空傅會之弊。

（五）辨誣　牛鼎一器，程瑤田据陳世崇語，以謂甲午八月丙寅，確爲宋孝武孝建元年，肇作以亯太室者。孫星衍疑此爲北魏所造，而瑤田之說更辨，於汪師韓謂宋徽宗祀明堂之器，掊擊甚力，此好古之過也。又如甲午簠，欽崇豆，阮氏均定爲秦時器，天錫簋，嘉禮尊，更尊爲周時物，先生則据翟汝文忠惠集悉攷定爲政和禮器，翟汝文器銘十七章，具載各器之銘，因惠忠集流傳殊尠，故程孫阮三家，未見其書，遂致於宋代禮器，未能鑑別耳。故先生云：紹興賜鼎，已淆彭城之傳器；艮齋㝵豆，亦傳詁罍之僞經；宋寶同形，易曤鑿空之論；甲子紀歲，儀徵憑肊之談；惟繆緟貤，辨議舛互。又云：甄諸舊錄，左目匧藏，宷正原流，匡檢轂繆；盥廟格室，既旁徵於史文；翔紀日名，復冥符於厤術；沿譌郭簡，並究字例之延，攟佚翟銘，覬補舊說之缺。章太炎所謂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是也。

（六）攷商　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洹曲厓岸，爲水所齧，發見龜甲獸骨無數。其上皆有刻辭，出土之時，歸福山王氏，〔榮懿〕後又歸丹徒劉氏。

劉氏墨拓數千紙，影印鐵雲藏龜行世，顧其字詭異，瑑跡纖細，拓墨漫患，不易辨仞。劉氏雖定爲殷人刀筆書，然竟不能舉其確證，釋其文字。先生見劉書年已五十七矣。謂不意衰年，睹茲奇跡，竭兩月力校讀之，成栔文舉例，敍曰：文字之興，原始於書契，契之正字爲栔，許君訓爲刻，蓋鍥刻竹木以著法數，斯之爲栔。詩大雅緜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訓契爲開。開刻義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又云：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亦舉緜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卽士喪禮之楚焞所用灼龜也。綜觀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木契。杜据金契，用以鑽鑿；鄭据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同名異物，（按據近人攷證蓋鑽灼並施也）金栔卽刻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竟紀事，以徵吉，殆皆有栔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据焯然。……參互宷繹，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瑑畫尤簡渻，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稱人名號，未有謚法，而多以甲乙爲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從橫，反正迻錯，糾互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葡官成本無雅辭奧義要遠古栔刻遺文，籍存辜較，朽骼畸零，更三四

千年，竟未絕滅，爲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跡。契文舉例序自契文舉例出，而研究文字學者，更得唯一之確據，一可知史籀大篆卽古文，非別有剏造。二知古象形文字第肖物形，不必拘拘於筆畫繁簡同異。三可與古金文字相發明。四可糾正許書之違失。羅叔言殷商貞卜文字攷而羅氏後又成攷釋若干卷，更攷定其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等等，而後殷商典制文物，湮沒數千年，老師宿儒所不能言者，乃於今徵之，豈非攬古快意之事哉？先生舉例雖發明無幾，而篳路藍縷，功在開山，陳邦懷語剏始之勛，將與科崙布之得新大陸同其豐功偉烈矣。

先生嘗云：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微恉，或得冥待於萬一，非先生之精淳，不能爲此言；亦非深究先生之書者，不能信此言也。

丁　校讎

梁任公曰：清儒之有功古學者更一端焉，則校勘也。古書傳習愈希者，其傳鈔踵

刻僞謬愈甚，馴至不可讀，而其書以廢。清儒則博徵善本以校讎之，校勘遂成一專門學。（清代學術概論）先生治周禮，墨子，實秉此法。故每下一義，妥聑寧極，淖入腠理，其平素校讀秦漢以還齊梁故書雜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册迻錄，成札迻十二卷，其書蓋方物王氏讀書雜誌，俞樾諸子平議，謂精熟訓詁，通達叚借，据私籍以正訛敓，本經義以釋言詞，每下一說，前後文皆怡然理順。章太炎謂書少于諸子平義，校讎之勤倍諸子平義。先生亦自謂匡違茜佚，必有義据，無以孤證肊說亂古書之真，大抵以舊刋精校爲据依，而究其微恉，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見，其諟正文字舛譌，或求之本書，或旁證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關鍵。（札迻序）今考先生校讎通例，大別有三：一參之以其形，如韓詩外傳足以死其意，當作足以成其德，所言無遺美，美當作筴；春秋繁露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洪當作共，和當作私；莊子汝又何帛以治天下，帛當爲叚；方且尊智而火馳，火當作亼；此參之以其形也。二驗之以其聲，如易通卦驗，秦爲赤軀非命王，軀當爲驅；易是謀類，與之物瑞騠驪。騠驪即䠱躅之叚字，國策天子受籍，立爲大伯，籍當作胙；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翳釀當讀爲瘞禳；建信君涉

孟之饆，饆與儔通，此驗之以其聲也。三求之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如易通卦驗七九摘亡名合行之蒙孫，當作行之名合蒙孫。震炁于昂，當作震炁逆乎昂。此求之本書而知其必然也。鹽鐵論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室當作宛，說苑孫叔敖秀贏多能秀當作禿，此旁證之它籍而知其如此也。其精深大都類此。不具述。至羣經三史說文之類，別有著錄，意尙在書眉，未曾錄下，或片注疏記，尙在祕笈，尙希有人理董刊傳，嘉惠後學耳（連上）

戊　方志

清之盛時，各省府州縣皆以修志相尙，其志多出碩學之手，如阮元之浙江通志，章學誠之湖北通志和州志亳州志天門縣志，戴震之汾州府志洪亮吉之淳化縣志，段玉裁之富順縣志皆體例詳贍，斐聲當時者也。先生有瑞安縣志局總例六條，約舉如左：

纂緝例　多立圖表，以理紛錯之端；多附小注，以廣異同之辨；必究其本原，以懲剽竊稗販之弊；記錄必詳其出處，以杜憑虛撰述之嫌；不敢因循陋俗，致類鈔膳

官簿。

測繪例　延請精究測算專家，周歷各鄉將村莊市鎮，山形水道，一一測明，方位斜直距數遠近，計里開方，分別精繪，不可疑舛簡率，徒費丹書。

校讎例　地志義兼通俗，不必遠徵雅故，卽有援引書册，亦多唐宋以後，無奥衍錯誤之文，不過逐條勘對，無脫卽爲允愜；然有要義二端，曰一字不略過，一字不輕改，是也。

采訪例　由各鄉紳耆，分任采訪，幷準其家族及戚友等來局開報，惟分任采訪，及來局報問之人，務宜破除情面，秉公查覈，不可徇私阿好，當述誇飾，有乖公論。

檢查案牘例　采撮精要，刋節冗泛。然有文義俚俗，名數繁碎，而實有關規制者，卽不得任意删除，致成娫漏，其有卷宗遺失，或紙張黴爛，無可覈補者，仍附所闕條目，記入册簿。

繕寫例　應照所發稿本，篇幅行款，悉錄，表則斜上旁行，注則條分件繫，尤宜檢看審訂，庶無淆混，不得作省體譌體別體俗體，每紙挩譌逾十字者，發令重鈔，仍

扣筆貧。

六條之中，以采訪尤爲重要。故另著採訪人物條例，詳爲解說，務使荒林廢冢，有一行之著，一事之長者，必如皇甫士安云：遣人而問，少有寧日，庶幾奇節高行，昭揭人間。又纂述方志，端賴鄉哲遺集，故又有徵訪古籍遺書約，惟徵訪遺書，略有三難：享帚自珍，祕不示人，一難也；珍函瑋囊，不肯遠借，二難也；奮肊更張，自詡訂編，三難也。（原無三難之目，依說分析，以清眉目）先生於第一難，則開示以汲古精本，曾歸潘氏，如自審不能保存者，與其爲鼠齧蠹蝕，有同廢紙，爲婦女夾針黹兒童易餅餌，曷若藏書善賈，不失爲雅人，則雖頑梗不化，不能藏，又不能讀者，及心懷忮吝，秘不示人者，其前賢名著，亦不致閉錮篋中矣。第二難則轉屬友人就近傳鈔，或寄資請藏書主人就本家覓人繕寫，則家藏秘籍，亦得供諸同好矣。第三難，則曉以雖謬盭顯然，亦仍其舊，一滌妄改古書之陋習，則因妄改而致誤者自尠矣。袪此三難，循彼六例，則方志之成，豈讓阮戴章洪段專美於前乎？

己　雜著

上列四類，或則鴻篇鉅著，炤徹寰區；或則精神爆熤，楚楚動人。此外尚有吉光片羽，爲世人所不及備究者，專條論列，則似可省；割而棄之，又殊失討論學術之本恉。爰襱統概括，別爲此篇，既無疏舛遺漏之病，當無散漫瑣碎之譏。

輯藝文則爲溫州經籍志。例目十三，纖屑畢具。體例則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分類則一遵四部，辨析最精，配隸尤當；卷帙異同，流傳廣狹，無論存亡，並爲詳注，名期從朔，卷必徵全，坿斠駁文，用資攷覈；世俗崇飭，人文恒多叚借，此則首論限斷，條例綦嚴；祿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此則蒐羅務廣，甄擇持嚴；游宦名賢，畛域攸分，此則別錄外編，以存梗概。又經儒命氏，以氏繫官，各加識別，俾繹覽憭如。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焉；著錄者，一千三百餘家。

昭徵識則述九旗古義。旗識古義，沈薶千載。先生前疏周禮，略本檗齋金氏之說，意有未釋，更成此册。略謂周禮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更無他旗。所謂旜

物者，旜純而尊物駁而卑；王侯孤卿尊則建旜，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名士以上，旍皆依名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叚兆而小變之，去其旍而屬以旆，此其辜較也。故首舉大司馬九旗五正以著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旐，鄉射獲旜士喪銘旗諸文，以廣其義證，然後二千年承譌之舊義，反覆辨證，略無疑滯矣。

通雅訓則纂尙書駢枝　雅言主文，不可以通于俗，雅訓觀古，不可以通于今。故命誥之詞奧衍簡晦，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然苟以商頌之其命匪諶，（蕩）天難諶斯，（大明）以證大誥之天棐忱辭，則昭若發蒙矣；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民勞）以證康誥之汝惟小子，乃服惟宏，則翕若合符矣。若此類有七十餘事。

治古厤則有六厤甄微。　古厤湮微，㪔亡略盡；義撓遺典，了無準籍。先生博爲鉤核，甄其佚文，爲厤經一卷。熹平論元，大明改法，並爲延通證明，課其離合，爲厤議一卷。又放周厤譜諜漢厤世經爲厤譜一卷。淮南顓頊，易緯殷術，周髀周術，刪綴其文，略爲校覈，爲厤徵一卷。復放錢氏三統術鈐別演四分術鈐一卷，總題曰六厤甄微。

斠殘籍則補周書及大戴禮　載籍流傳，例有顯晦；書名捉錯，亦或有之。周書七

十一篇，先秦雅記，壁無枝別，古義古事，足資考證；而隋唐經籍，繫之汲冢，遂與束皙所校，相爲牴牾。又以此書舊多缺誤，蓁薉肌羼，不可究詰，創痏眯目，斷跀不屬；先生省覽校勘，頗有發正，輒付掌錄，成周書斠補。太傅禮殘帙僅存，不絕若綫，純粹之義，明辨之論，湮而不聞；先生就孔本顨軒翚讀，益以劉楚楨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趙雩門各家之說，並錄於册；既寫定周書斠補，復取此篇删定著之。

蒐佚聞則考碑碣。金石之壽，貞於棗梨；遺聞掌故，類皆真實，足爲攷證經史之資料。先生攷跋漢唐碑版二十餘通，亦皆攷据翔實，可備謏聞，而古甓記一編，尤爲搜討溫州文獻之一助。

博覽則兼及西藝。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之六篇，實爲科學之先導，而西人所詡爲絕技者也。先生則舉經上篇佌有以相攖也，謂即幾何之兩直線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不得相遇爲平行線，有以相攖，即不相離，不相遠之意，有不相攖即不相遇之意。又如經說上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即力學永靜永動之理。經下之火不熱，即熱學之濫觴。在今日科學昌明之時觀之，實爲淺顯，而當先生之

時，則洵屬難能可貴，而或者且不敢道矣。

此外尚有廣韻姓氏刊誤，四部別錄等書，則以未睹原帙，或未見傳錄，無關宏誼，概從闕如。至於經義說禮，散見述林，亦不復引論。惟墨香簃叢編（楊則剛著）中載詩詞如干首，則義屬詞章，有關學術，容再論列。

先生承太僕之教，而太僕固以詩名當時者，有遜學齋集行於世；詞句之工，風骨之古，俞樾推爲上追漢魏，而近作則尤似蘇黃者也。（見遜學齋集序）朱士我稱先生少有神童之目，爲文精雅遒正，以經學深淹其詞章名，今攷先生生平所爲題跋詩詞，亦自斐然，如朱君之言，惟存稿不多，世莫能知，今僅先論先生之詞。

太僕公序癸辛詞有云：我郡人皆不善爲詞。又曰：吾永嘉自盧蒲江，趙西里，後此調寂寞五百年矣，蓋非不能爲也。恐妨他業耳。太僕公亦自言能爲詞，故先生亦間爲之。如

小戳鵝肪微含猩暈手澤摩挲猶馥中原傳檄北伐哦詩此印幾回鈐角南渡百年太學經殘故宮草綠歎紹興傳璽飄零留此冷瓊盈匊　天付與光映仙鳧飛

來靈鵲健羨賢候清福幢迻劇治琴鶴同攜想見斗牛虹燭何日重逢錦綬添花新符分竹更細撫蟠扃補入金陀舊錄　蘇武慢題岳忠武玉印鈐本後

憶丁年雪山盤馬河源曾探星宿歌鐃新入陽關道燕頷錦衣如許攜手處泛一葉滄波渺渺同飛渡珂鄉小住恰鴛夢方濃驪歌忽唱相送又南浦　天涯路悵江雲擁樹臨歧猶作豪語懸知眉黛春山遠添㬎別離情緒珍重祝看轉瞬黃金肘後早來近取莫任香衾負輝華組燈花喜報料理七香車　買陂塘題洪海籌甌海話別圖

和婉醇正，體製雅淡，慷慨纏綿兼而有之；故不憚迻錄，樂爲宣傳。惟觀此兩闋，似先生於倚聲之學，非淺嘗而偶一爲之也。

次論先生之詩，如七絕中之「雲黯括蒼仙鶴去，更無人賦定香亭，」有獨立蒼茫之致。又如「坑冶於今遍五洲，何人曲突有深謀，無窮地寶長扃鐍，空費司農仰屋籌。」有悲憤之意，有傷世之心。五古之「老楳化臥龍，散作花萬朵，鱗而欲奮飛，風霜幾揚簸，孫枝多橫斜，旁出尤婀娜，」筆力矯矯，亦自可采。七古之「炎符季運遘陽九，

天挈黃圖付神后，江東擁立何紛紛，南下天戈真拉朽，」「東山未起時事非，青蓋忽忽又南狩，堅城彈指失汀洲，係組孱王馬前走，冥鴻從此老雲壑，賸有寒銅付傳守，」（題隆武兵科給諫李公遺印）蓋先生顧瞻神州，抱種族之痛，故於明季亡國之慘，彌增切怛耳。

戊戌變法，先生亦列名其內，其周禮政要，即作於此時。自題有云：「六典周官炳揭櫫，輶軒絕域更搜書，中西政治元同貫，始信荊公太閤延。」又云：「太平經國細參詳，王道由來足富强，重見始元論鹽鐵，昔年星楸幾賢良。自注，戊戌變政，持議者多舉制科，未試而鄉獄興矣。不佞以陳右銘中丞瞿子久尚書薦，亦廁名其列，陳尚未識面，蓋得之鄉人某也。按先生跋亭林集外詩有「嗚呼！蘭畹賸馥，桑海大哀！淒迷嗔海之心，廖落佐王之學，景炎蹕去，空傷桂管之蟲沙。義熙年湮，猶署柴桑之甲子，据茲一匊之煤臭，恐化三年之碧血，偶付掌錄，讀之涕零，後之覽者，儻亦亮其存楚之志，而恕其吠堯之罪乎？云云之句，而署名蘭陵荀羕，荀者孫也，羕者詒讓之合音也。豈政變之後，文网彌密，而自韜若此歟？更据先生詩有云：鄉獄紛紛士氣傷，秋荼禁網到文章。」「縱是屈平能利法，却愁騰怨到椒蘭。」又有云：想見閩都淪陷三百年，社屋鼎遷復何有，

素園秋草不勝悲，誰把遺聞問口口。」更可知先生之苦衷，讀章太炎傷詞，更可見肝膽剛毅，懷保善類，非薦紳怯懦畏事者可幾及也。

結論

予爲籀公學術概論，下筆不能自休，頗患冗散之譏；欲檃括之，不忍也；非自珍其敝帚也，實見夫國粹淪亡，學者棄之如弊屣，姑不論世界學術，無中國之地位，即如中國固有之學問，亦有將仰給於外人者；如敦煌石室所發見古代藏書，其關係於學術界，自不待言。然重要之籍，先後爲法人伯希和匈牙利人斯坦因捆載而去，而斯坦因之和闐遊記，更於我國西域古代之歷史，有絕大發明，而吾人欲攷證古代西域疆土沿革，民生物產文化等等者，舍其書莫屬矣。近數年來，國人稍有憬悟于前古載籍，漢清學者，尤爲人所崇拜，以謂欲明古代典册，當先知漢儒清儒研究學術之方法，而於清儒尤爲傾倒，此不可爲非曙光一線也。果能由近溯遠，旁及東西，則中國學術之發皇，或有望乎。竊思籀公學術，弸中彪外，於清儒中尤爲犖犖，平昔之間，景仰備至，故不

自度譾陋，有所纂述，將以求世之學人君子，指正焉。旣卒業，乃推而論之曰：有清三百年學術人物，顧炎武前茅也；先生後勁也；而惠戴段二王等則中權也。前茅者有擴清開闢之功，譬之行軍，除山開道，翦掃荆棘，導三軍之士，以赴目的地；中權者有發揚光大，整理完全之功，譬之大本營之根據地，舉凡號令計畫，悉於此出焉；後勁者則結束以前之學問，而有另闢新區域之趨嚮，所謂以歸納法歸納舊學問，以演繹法，演繹現代學問也；譬之預備隊，相前綫之形勢，而應時變化，專以保護本軍之根據地爲職志者也。當清末造，學術界人物，多趨於今文學，專以公羊爲義法，顧其言實空泛延遠，不察情事；而當時國勢阽危，外患侵陵，士大夫無不各抒所見，爲救時之策，而情異勢遷，不同往昔，尚有以千百年前之學術政治，應千百年後之世變，不亦謬哉？先生嘗謂，果得賢者，采周禮治國家，用墨翟書務節用，講戰守，何患不富强？又曰：平生雅不喜虛憍之論。又曰：學藝不興，則士陋而無術，農勞而寡獲，工窳而不精，商拙而失贏。此先生治學治事之條貫，而今不可復得矣。後生膚學，干先生著述，才及揣摩，固不能悉當人意也。而世變之亟，更有什百倍於先生之時者，此所以述先生之學術，而不禁重有慨也。